

孤雛感遇記

天笑生著

教育
小說
孤雛感遇記

商務印書館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五 彩 家 庭 教 育 畫

現 出 三 冊

文 字 淺 白。圖 畫 精 彩。

與 本 館 出 版 之 兒 童

以 畫 相 輔 而 行。饒

有 趣 味。洵 幼 童 之 新

玩 品。無 形 之 良 教 師

每 冊 七 分

中 華 民 國 二 年 三 月 初 版

教 育 小 說 孤 雛 感 遇 記 一 冊

(每 冊 定 價 大 洋 貳 角 伍 分)

編 纂 者 吳 門 天 笑 生

發 行 者 商 務 印 書 館

印 刷 所 上 海 北 河 南 路 北 首 寶 山 路 商 務 印 書 館

總 發 行 所 上 海 棋 盤 街 中 市 商 務 印 書 館

分 售 處 北 京 奉 天 龍 江 天 津 濟 南 開 封 太 原 西 安 成 都 重 慶 商 務 印 書 館 分 館 安 慶 長 沙 桂 林 漢 口 南 昌 蕪 湖 杭 州 福 州 廣 州 潮 州

翻 印 必 究



教育小說
孤雛感遇記

天笑生

第一章

天笑生曰。凡紀一事。先必詳載其地之風物。一似地靈人傑聰秀之子。必居明麗之鄉者。今有一地焉。左臨大湖。平鋪如鏡。右聳層巒。萬山滴翠。如浴後新妝。宿雨初霽。晴空一碧。萬綠茸茸。生意方萌。暖風撲地。小鳥亦狎人而飛。往來此間者。則有踏青之游客。絲廠之紅女。晨出晚歸之學童。時則好風捲處。隱聞雲澹風輕之歌。出自嬌娃之口。則采茶女子也。

驀然間。則一片隆隆之聲。如走輕雷。汽笛嗚嗚。曳殘聲以出叢林。則東來蜿蜒之汽車也。其地有車站。名麗娃鄉。車停。卽聞有人呼曰。麗娃鄉。麗娃鄉。有客趣下車。於是魚貫而下者。有旅客不下三十人。一出車站。卽東西亂走。其中有一人作西裝。丰姿秀挺。年約二十七。八。右手執椰木杖。神情優逸。左手似不甚便利。然望而

知爲一英俊少年。

既出車站。卽以杖招人力車夫。蓋此間多名勝。游山之客。踵趾相接。而多有藉車代步者。生涯亦不惡。車夫聞喚。卽趨前曰。先生將往何處者。語我可也。客曰。來此游山。先覓一寓所爲便。車夫曰。有。此間有臨川屋。佳客寓也。客試往下榻。必不以小人之言爲謬。客曰。由此間往寓所。車值幾何。車夫曰。路不過三里。惟崎嶇難行。客官正直。我亦不昂。值得小銀圓三角足矣。

客曰。可。惟我尙有行李數事。車小恐不足容。車夫曰。此需別喚一車。客微頷首。車夫乃號召其侶曰。阿熊。阿虎。趣來。趣來。卽有兩健者奔至。乃以一車載行李。而比較略美麗之一車載客。一挽一推。疾負而趨。沿一小村而行。如鶯梭織柳。無此捷也。

客固好談。乃一路與車夫互爲問答。曰。此間何產。彼夫桑田。畝畝想多飼蠶之家。一春所產之生絲。當亦非鮮。車夫曰。客官獨未聞麗娃鄉。宿爲產絲之名區乎。賁

繭香中乃過。初夏邇來，又有絲廠數家，營業愈盛，當蠶忙之際，我輩丁男亦須助力。客笑曰：不信汝輩一雙粗糙之手，能繅此細滑之絲。車夫曰：客官莫相笑，此亦村人職業也。且客官叨問此奚爲者，得無爲絲商乎？

客曰：否。我非經商者。拽行李車之阿熊笑曰：我固知客之非商人。觀君態度，或且爲某學堂之教習先生。客曰：否。我不爲人師。我少隸尺籍陸軍中一士官也。阿熊曰：虎哥，客爲軍隊中人，何溫文乃爾。我憶吾村中李三兒，非亦入軍隊者乎？其狀乃令小兒見之而夜啼。阿虎曰：若不見吾鄉之孫文毅乎？當其初從軍時，貧困不能自存，及夫戰爭歸來，聞已得官，衣服亦甚煊麗，胸前燦燦者，不知所懸何物。迥非李三兒比。

火車站初見之車夫，名阿松。至是乃曰：孫文毅歸時，聞已以軍功得保，至軍曹長。胸前纍纍者，卽所謂勳章也。此人少時曾入學堂受教育，爲人亦謙恭有禮。惜哉。惜哉。客方靜聽，至是戛然而止。急問曰：何也？此人乃負傷耶？車夫曰：聞彼當日力

戰時亦曾負創。及歸里時，創病亦癒。五、六年前，近村有人家火事，渠率先援救，登屋而顛，以破腦死。鄉人感其義，資其葬事。故至今道及人，猶有憶之者。阿松曰：是也。此可爲我鄉之義人，乃破巢僅一孤雛而已。良可歎惋。

客曰：孫某獨無妻耶？曰：有之。距孫某之死，未及一年，戚戚之孀，亦以病死。故僅此一雛，流落村間。客曰：其兒年幾何矣？能任事乎？曰：乳名雄兒，年纔十二、三歲，鼻直口方，脫不落，薄人且目之，爲將門之子。云。客曰：以理言之，其人未必無後。安知是兒暫時落寞，異日不奮發也？車夫曰：願如客言。又曰：我觀客官左手，亦似不自由，得無亦以戰爭而負創乎？客微笑曰：然。當日在摩天嶺，襲擊時，手足胸部均受彈創，幸未中要害，漸次醫癒。今猶得到此游歷也。

語時一路見山色重重，環繞而行。翠黛撲人襟袖，流水潺潺，其聲清冷，似慰遠來之客。恐其寂寞，而奏清樂者，微風拂袖，令人意氣爲爽。道中稚子鵲立爲禮。此青年士官舉目四矚，覺此邊景物在在足以滯人，已而乃入臨川屋，結構頗精，入門

正中方懸一掛鐘。則恰在九點三十分鐘也。

此旅館主人爲兩夫婦。膝下有十四五歲之嬌女。及一扶牀初步之兒。待客周摯。有太古樸厚之風。邇時聞有客至。咸來招待。有女垂髻。常依母側。車夫乃卸行囊。則革囊數具。女主人私問車夫曰。客官何姓也。阿熊曰。試觀革囊上之名刺。便知我輩。日日以車御人。安能記憶得爾。許女主人笑讀名刺曰。金士荃。陸軍中尉。是矣。金先生請少坐。獻茶。客曰。我此來以病體故。醫家言宜山居養疴。不知此間至白雲峰。需幾何路程。女主人曰。不遠。僅三里許耳。先生擬山居習靜。則敝舍有一戚屬家。居住山中。可爲貴客紹介。蓋此間游山者夥。常下榻其家。而夏日之避暑者尤衆也。

客曰。果爾則大佳。女主人曰。客官且少進餐。此間登山車不能達。當別以人荷此行李。俟飽餐後。以午後登山。弗遲也。客曰。諾。乃啟囊出錢犒車夫。并額外加以酒資。車夫歡躍而去。少選。老主人出。則藹然可親。聞客爲金士荃。言當日摩天嶺一

戰。曾。於。報。紙。時。見。大。名。今。日。不。想。老。朽。乃。得。親。拜。英。雄。客。遜。謝。不。遑。主。人。乃。具。膳。供。客。殺。雖。不。豐。精。潔。實。無。倫。比。已。而。女。主。人。來。言。曰。今。有。一。小。使。可。爲。貴。客。攜。行李。此。兒。雖。年。穉。而。體。力。良。健。碩。是。三。數。革。囊。者。負。之。而。趨。耳。客。曰。能。爲。我。荷。此。行囊。者。卽。佳。初。不。問。其。爲。誰。也。女。主。人。曰。是。一。至。可。憐。憫。之。孤。兒。年。纔。十。三。齡。而。椿萱。並。彫。常。來。此。間。欲。爲。自。食。其。力。計。我。哀。其。孤。露。恆。介。紹。於。貴。客。幸。是。兒。性。質。尙佳。與。以。錢。從。不。爭。值。也。客。曰。如。女。主。人。言。此。小。子。良。可。憐。女。主。人。曰。然。且。客。未。知其。阿。翁。亦。爲。有。名。之。軍。人。乃。以。援。人。於。火。而。自。顛。其。母。以。父。故。鬱。鬱。病。卒。今。僅。依其。母。族。中。一。人。住。居。麗。娃。鄉。伶。孤。苦。殊。足。令。人。喟。歎。也。客。憮。然。曰。是。兒。何。名。也。女。主。人。曰。孫。姓。國。雄。其。名。我。輩。咸。呼。之。爲。雄。兒。客。曰。得。無。孫。文。毅。之。兒。耶。女。主。人。曰。然。客。何。以。知。之。客。曰。知。之。我。願。見。其。人。也。

是。日。之。午。後。兩。點。鐘。白。雲。峰。之。麓。綠。陰。如。幕。中。有。兩。人。及。一。犬。一。爲。金。士。荃。中。尉。一。卽。爲。荷。行李。之。孫。雄。兒。也。蓋。中。尉。自。臨。川。屋。午。餐。後。卽。拾。級。登。山。恃。雄。兒。爲。嚮。

導凡白雲峰之一草一石。雄兒無不視之。如故人。且能探幽搜奇。令人意滿。雄兒肩博而背廣。頤頤類成人。惟顏色略蒼。頭蓬蓬不治。赤其足。奔走尤捷。兩目黑如點漆。奕奕有光。衣服襪襪百結如懸鵝。顧興致勃勃。殊不類寒乞相。中尉則心中思念此子。非長貧賤者。特以一有功於國家之軍人之子。而落薄至此。令人氣短。白雲峰風景絕佳。況值春游之際。鳥語花香。風和日麗。似欲醺醉游人。斜陽一抹。與樹上桃花相映。而紅柳絲搖拽。又似含笑迎人。而雲氣山光。時掩映於碧陰之外。中尉一路行來。有雄兒指點勝迹。到此俗慮都蠲。沈疴亦失。背望夕陽。返射屋瓦。鱗鱗咸閃異光。行行漸至一溪。碧水一泓。清澈見底。岸上置石磴數處。以備游人憩息者。中尉略坐。卽問雄兒曰。若亦曾卒業於學校耶。雄兒曰。然。曾卒業於初等小學。高等科曾習一年。中尉曰。何故中途遽爾輟學。雄兒曰。椿萱見背。家貧無以度日。餬口奔走之不遑。寧有閒晷以求學。

中尉曰。可憐哉。穉子若今。依賴何人。得以存活。雄兒曰。今暫居外祖家。名爲外祖。

實則已。阿母之遠族伯叔行矣。中尉曰：老人待汝如何？雄兒曰：阿翁殊不喜我。每見必呵斥。隨之。我每日勞動所得之錢，歸必奉渠，以供彼沽酒之資。若吾阿父在，日當此年齡，必送我入村中學塾。今阿翁並不許我讀書。語時，淚落如斷線之珠。中尉曰：穉子良可憫。特除此老人外，乃無親屬。

雄兒曰：麗娃鄉尚有一遠族之伯父。當吾母沒時，曾一至吾家。與村長兩人爲我謀，柄託之。方乃出此策。我至其家，未及三日，卽遭敲扑。試觀我手上創痕，皆翁所爲。故余甚願得一噉飯處，爲人作苦。使早日脫離苦地也。中尉曰：穉子焉能爲人作苦？少年自張其肱曰：我氣力足，勝成人。先生不信，試問臨川屋之主人。往者他人所不能舉者，我輒舉之。幸此屋之主人厚我，有客游山，恆呼我爲導也。

中尉曰：穉子於此白雲峰，想如溫舊書。一日幾遍矣。雄兒笑指其犬曰：詎獨我哉？卽此盧兒已爛熟。此間山道，蓋我一出門，渠卽隨我行也。中尉曰：佳哉！犬也能售我耶？雄兒俯首久之，意似未肯。已乃曰：我亦未敢自專。此事當問之阿翁。中尉曰：

老人愛犬未必甚於愛酒。與其蓄此狺狺者，無寧直達醉鄉之域，足以消萬古愁耳。脫能以此犬售我者，我願以五圓購之。特恐穉子不願耳。雄兒笑而不言。

兩人一路且言且行。見山上人家大半黃土築牆白茆蓋屋。而中有一宇頗爲修整。有樓翼然四山環之。雄兒曰：先生卽下榻此間可乎？是卽臨川屋主人之戚屬家也。其名曰對山館。此樓尤佳。顏其名曰環翠樓。上有名人題詠。恨我識字少。不解所云。中尉曰：此間風景絕佳。足資我一個月勾留矣。穉子辛苦。我當多與以錢。倘至山上當來我許。雄兒曰：敬謝先生厚賜。語畢呼其犬跳躍而去。一瞥之間已不知所往。

對山館者白雲峰新築數椽之屋宇也。室雖不廣而結構頗精。此館之女主人則五十許之一老嫗也。衣服修潔。見客至極力周旋。俄而引至樓上一室。女主人忽諦視中尉曰：噫！若非金家少主乎？中尉曰：然我姓金。姥何識我者？嫗曰：少主不憶耶？我曾服役於汝家。想老主人與太夫人均康健也。中尉曰：我憶之。其梅家姥

乎。蓋梅家姥者。曾受傭於金士荃家。金故爲巨閥。乃父歷官至山東巡撫。爾時中尉方在陸軍大學。偶爾回家。歸覲父母。以學科未能稍曠。匆匆仍回校。故今日相見。幾不復相識也。

已而梅家姥。以其子經商。略有儲蓄。不欲其母之就傭於人也。故與臨川屋之主人爲姻親。乃築此室。以栖游山之客。而生涯良不惡。屋後復有花園。桑園。歲入良豐。軍事旣興。中尉遂慷慨從戎。摩天嶺一戰。以奮勇登先。乃受重創。今雖全癒。而體力尙未快復。經醫生之勸告。乃至此。呼吸新鮮。空氣以蘇。病軀中尉詳告。以故并言。老父已告歸林下。吾母亦清健。有時兩老人尙憶及姥。不知姥竟在此。享茲清福。今當呼姥爲女主人矣。此間風景旣佳。結構亦精。不信。老姥乃有此雅骨。從今吾輩以主客相稱矣。

嫗曰。老嫗何敢。今日天假之緣。幸得少主惠臨。足使輝生蓬華。至此間一切題額。則藉此名山之福。常有文人佳士聯袂來游。惠我良不細也。老嫗語畢。反身卽行。

以來此佳客。非常歡迎。步履甚健。自後觀之。似駝鳥之聳其背。乃出而呼一女侍。入市沽酒市物。又遣一傭。持網向池中。網取鮮鱗。作羹供客。中尉以得此佳地。喜不可支。作書告其父母。以令堂上二老之安心也。

第二章

雄兒既別中尉。卽飛步歸家。幸此老人尙未洪醉。蓋老人一醉。雄兒卽無倖顧。雖在醒時。亦曾未以好面目示此可憐之童子。凡小兒以健跳活潑爲當。今既伴此枯寂嚴冷之老人。又復不加以詞色。故一室之中。似滿貯陰森之空氣。令人一入其中。便爾不歡。雄兒高歌健跳。一戾家門。興致都消。如入寒冰之獄。老人不啟口。則已一啟吻。無非詈罵小子。耽懶貪喫。實則雄兒自阿母見背後。幾同釋氏之。不血食者三數年。又何論三月不知肉味哉。薄粥一甌。佐以鹽豉。少許。少年人方在發育之時。意嫌不飽。擬欲再添半甌。而老人兩目稜稜。如蒼鷹之斜睨。先爲之氣懾矣。

雖在夏夜極短之時。光與夫冬夜極寒之氣候。雄兒必天未明而起。汲水挑柴。以及掃除揩拭。老人宿醒未醒。常以被蒙頭。乾嗽不已。則雜以詈語。夫兒童習勤。本貧家之常事。然爲之親長。必加以獎勵之詞。以鼓其氣。今雄兒雖勞動逾恆。而所償者。仍此申申之詈。蓋足以慰渠寂寥。令彼歡樂者。僅此英國種之獵犬盧兒而已。是犬爲乃父所留遺。善識人意。雄兒朝夕與共視之。不啻一親朋也。

然以雄兒所依託之老人。如此吝嗇。寧能蓄此犬者。願以雄兒當日來此老人之家。卽有是犬。雄兒恆謂老人撲我。我所忍受。特不能虐待此犬。虐待此犬者。我必奔告村長。蓋村長者爲雄兒之父。執隱隱監督此老人。勿令酷視此孤兒也。

老人家在村中一小阜。門前有大池一方。垂楊披拂。雜以野花。雄兒跳躑。其間有時折柳編籠。持釣竿往釣游鱗。入市易錢。以博一飽。距老人家數十步。則有一茅屋。其處爲村中一苦節之婦所居。節婦朱姓。十七歲卽喪其偶。遺一女。名曼哥。熒熒母女作苦自活。其母藉十指以謀生。爲人縫紉洗濯。以覓蠅頭之利。顧內外清

潔教女亦以義方。

今歲曼哥已八歲矣。每晨必在竹籬外飼雞。漆髮覆額。兩頰紅如林檎。衣服雖舊。潔淨無纖垢。或加以補綴。亦必端正。胸前常掛以雪白之胸圍布。穀於地。口中作閣閣聲。卽有雄雞戴其高冠。牝雞率其雛兒。飛奔而至。而家鴨三四頭亦且大踏步而來。雞驚爭食。曼哥則坐樹根觀之。引以爲樂。

雄兒每出入必經其家。有時見曼哥早起飼雞。旭日之光。方透林表。卽遙呼曰。妹起早耶。顧曼哥見雄兒時時引避。有時遙見雄兒來。卽自匿於樹後。蓋雄兒爲武人之子。不事修飾。衣服垢敝。蓬頭跣足。初不厝意。且生平尤好惡戲。令人生怖而更足使曼哥望而生畏者。卽此朝夕相依之盧兒也。

一日曼哥早起。俯首倚於竹籬。雄兒遙見之。仍呼曰。妹早起耶。曼哥不答。雄兒異之。趨前進。矚則曼哥垂首而泣。雄兒念曼哥雖避我。然終日嬉嬉有笑容。或唱歌遊戲。跳躍於草蹟之上。今奈何泣耶。因放却釣竿。趨前曰。阿誰欺負妹。子者哥哥。

爲。汝。復。仇。曼。哥。搖。首。不。答。雄。兒。曰。奇。哉。腹。中。餓。耶。抑。爲。阿。母。所。答。耶。曼。哥。曰。阿。母。從。不。答。我。我。飯。亦。飽。食。久。矣。雄。兒。曰。然。則。究。竟。何。爲。在。此。啜。泣。曼。哥。曰。阿。母。病。甚。我。家。又。無。錢。可。以。延。醫。生。如。之。奈。何。

雄。兒。聞。言。顰。蹙。曰。此。却。大。難。事。且。阿。母。何。以。一。病。至。此。曼。哥。曰。三。四。日。前。人。家。請。阿。母。製。一。衣。其。人。急。於。他。行。願。倍。其。工。值。我。母。一。晝。夜。未。眠。感。冒。風。寒。遂。發。寒。熱。今。則。狂。熱。未。退。時。作。囁。語。且。苦。咳。夜。不。能。睡。腰。骨。作。痛。爲。狀。殊。篤。雄。兒。曰。是。必。延。俞。先。生。一。診。治。俞。先。生。麗。娃。鄉。有。名。之。醫。生。也。曼。哥。曰。談。何。容。易。我。聞。俞。先。生。診。治。一。回。需。出。重。金。貧。家。安。能。辦。此。語。時。淚。隨。聲。下。

雄。兒。見。曼。哥。之。泣。胸。中。益。不。能。忍。受。因。思。我。當。日。父。母。在。日。愛。兒。之。心。幾。如。汪。洋。海。水。全。傾。注。於。兒。身。今。日。我。父。母。棲。此。重。陰。我。之。伶。仃。孤。苦。依。人。爲。活。悲。慘。何。可。以。言。喻。我。已。如。此。倘。令。曼。哥。之。母。一。朝。辭。世。將。如。此。嬰。嬰。宛。宛。者。何。念。及。此。則。一。掬。同。情。之。淚。感。喟。於。不。自。己。乃。自。語。曰。阿。母。病。無。力。延。醫。此。正。大。難。事。恨。我。亦。愛。

莫能助。曼哥曰：家中僅有數百文。阿母言將儲此爲數日之糧耳。

此時雄兒沈思半晌，忽決心曰：曼哥，我有五圓，可以假君。曼哥目注雄兒，身上百結之懸鶉，曰：哥有錢耶？哥亦貧困與我等耳。雄兒遙指其犬，曰：我固無錢，然將此盧兒賣，却可得五圓。已有一先生許我矣。曼哥曰：休矣，此哥心愛之犬，朝夕與共者，奈何以我故賣却？雄兒拭淚曰：妹聽之，我以少孤，萬分苦惱，良不欲妹再受此無母之慘。今使有人能助我救阿父者，我心感念如何？故我願助妹，令汝阿母早癒也。

曼哥聞言，將向者厭惡雄兒衣服垢污之心，已拋撇入於九霄之外。直前以兩手徑握其泥塗之腕，曰：如此則謝哥。謝哥又急放手曰：我往告訴阿母。雄兒曰：勿告母，告母則母知我賣犬，必且弗許。我且挈犬往訪。昨日許我之先生，得價再往延醫，生可耳。曼哥喜曰：佳佳，雄哥若去，此犬後如嫌寂寞，我家有雞有鴨，將去可也。雄兒思雞鴨何能代，犬不禁破涕爲笑。然悲從中來，不能自已。乃曰：妹少待我去。

去卽來。

雄兒乃呼盧兒。盧兒卽搖尾而至。雄兒覩之。不能自遏。其悲懷。又無心再與。盧兒戲。遂直引此犬。經奔對山館而來。女主人見之。呼曰。雄兒。若來何爲者。金先生初到此間。不遽歸也。雄兒曰。否。昨日金先生欲賣我犬。故來見渠。女主人曰。可。我爲汝通報。少選。復出曰。在樓上待。若雄兒乃呼犬飛步上樓。蓋此間不比臨川屋。雄兒已如梁上之燕。出入自由。對山館中。不許他人亂入也。

中尉居環翠樓之後。軒終日。山光林氣。送此佳妙之景。雄兒見中尉。方着白襯衣。憑欄以眺遠景。回首見雄兒。曰。今日又送他客來耶。雄兒曰。否。前日聞先生愛此犬。今特送上。語時。淚珠幾欲奪眶而出。中尉曰。汝願賣此犬歟。曰。願。因有急需也。中尉顰眉曰。穉子需金何用者。不浪費耶。雄兒曰。實非浪費。中尉曰。購玩具歟。置衣服歟。抑且將買書本歟。雄兒沈吟半晌曰。皆非也。我鄰家曼哥之母。方病無力。延醫我故賣犬以助之。

中尉點首歎息曰。穉子生有俠腸。可嘉也。特不審此間醫生果可恃乎。否也。雄兒曰。麗娃鄉有俞先生。良醫也。一經着手。病魔卽退避。三舍中尉微笑曰。果係良醫。則病者不宜久待。速延醫診視爲妙。穉子若仍將此犬去。我不能奪汝所愛之犬。犬值我自與。若雄兒曰。敬謝先生。第先生勿爲我慮。我不能輕受人惠。盧兒決計留在此間。我方能領取先生之金。

中尉頷之。雄兒方自慰。回首見盧兒。則方在門外聳耳以聽。似諳人意者。雄兒乃屈一膝。撫其柔而且長之毛。語之曰。盧兒。汝易新主人矣。汝伴新主人。勿復追我來。主人且購肉飼汝也。乃解其頸間皮帶之紐。以授中尉。盧兒搖尾悲鳴。尙戀戀於舊主人。雄兒曰。行再相見。恐以後路上相逢。時不復識我矣。語時暗中又復彈淚。乃語中尉曰。深謝先生。我行矣。

中尉曰。疏忽哉。穉子我尙未與。若以金也。何遽行耶。此爲五圓。乃該犬之值。此外一圓。則與汝購糖果之需。且亦足與汝小友分餉之。雄兒曰。曼哥甚佳。且又聰明。

我異日引渠來見先生。我無女弟，當視之如阿妹。先生此慮兒乞善視之，勿加以笞責也。我今潛行矣。先生持此繩者。

語已門砰然而闔。雄兒此時雖割愛此犬，然深幸藉此得以助彼母女，則亦於心爲適。乃急歸麗娃鄉來尋俞先生。幸先生尙未出診，卽告以病者所居，并謂家無丁男，僅有一女娃，恐失禮於先生，請加寬恕。俞先生許以午後卽往診歸途，略購果餌，將以饋曼哥者。雄兒今日視此五圓之鈔幣，幾如世界奇寶，不一釋手。以紙層層裹之，蓋犧牲己所愛之犬而得之者，宜其更加寶貴也。

雄兒一路歸來，恍如此犬尙追隨其後，回顧則又渺然胸中，不能無悲感。然一念曼哥此時喜悅矣，則氣爲之勇，又思曼哥必且待余久矣，隨急奔節婦家來。輕輕叩戶，曼哥出而啟門曰：哥請潛聲。阿母方熟睡也。又諦視雄兒之面，曰：面紅氣促，奔波長途耶。此事恐不濟矣。雄兒曰：放心。金先生已買吾盧兒五圓之鈔幣在此。是果餌者，以餉阿妹。

曼哥曰。敬謝敬謝。少年乃授此鈔幣於女娃曰。此足延兩回醫生之需。今日午後。先生許以必來。曼哥此時合掌作禮。佛狀曰。謝謝阿母病癒。喜何如也。雖然。我將何以報君。雄兒曰。我甚願與妹偕游。異日見我。不得不相避。爲幸。曼哥曰。以後我必與哥偕游。第今日阿母臥病在牀。時思茶思粥。俟阿母病癒。與君同游也。語時。此可愛之小女郎。卽閉門而入。雄兒仍往臨川屋。以爲游客荷行李。至晚。雄兒歸家。未入門數丈之遙。卽聞老人咳聲。一見雄兒。卽訶斥曰。怠惰兒。今日又往何處所得之傭值。又浪用去耶。脫有虛言。我當擲汝門外。不令歸臥。

雄兒曰。不敢誑言。今來一佳客伴。渠竟日游。酬我以半圓銀幣。老人聞雄兒得巨資。心中狂喜。顧不欲形諸詞色。乃疊呼曰。在何處。在何處。雄兒方託於掌中。老人遽攫而去。喃喃曰。老子正酷想杯中物。得此足潤吾吻也。雄兒乃自往廚房。出冷飯殘羹。食之。老人曰。明日天氣佳。早起。勿怠惰。趣先寢也。

第三章

明日早起。雄兒方出門。則曼哥亦出而汲水。雄兒一見。卽遙呼曰。妹。昨日俞先生來乎。曼哥曰。昨日哥去後。未及一小時。俞先生卽來。以表量寒暖。以器測呼吸。又以大膏藥貼阿母之背。朝晚飲藥水。然我以小孩。烏能看護病人。故今日須往邀北鹽巷之姨母來。乃佳耳。雄兒曰。今日病勢又增劇乎。曼哥瑩然欲涕。曰。殊未見起色。夜來更大苦。

雄兒曰。妹勿焦急。俞先生倘能著手。其病必漸癒。曼哥曰。苟得癒者。謝天謝地。亦出自哥哥所援手。俞先生曾言。倘再遲一日。者恐無能爲力矣。雄兒曰。然則妹往迎北鹽巷之姨母耶。妹旣行。阿母何人看護。不如我代妹一行。曼哥曰。哥有事。晚來。又惹老人嗔責。雄兒曰。無妨。北鹽巷我往來已慣。當迅去。卽來。曼哥曰。旣如此。感謝不盡。我恐阿母呼喚。望囑我姨母早來。雄兒曰。諾。我當與之偕來也。

雄兒健於足。北鹽巷距麗娃鄉約三里許。瞬息間。雄兒已至曼哥姨母之家。姨母薛姓。亦一嫠也。方徘徊門外。雄兒趨前進謁。卽告以曼哥母病。囑來迎阿姥。薛姨

聞妹病。顏色遽變。雄兒又催促薛姨趣行。曰：「阿姥收拾衣物。我荷之行。」薛姨曰：「我尙有一種藥草能治咳嗽之病。須攜以往也。」

時方卓午。雄兒卽伴薛姨至曼哥家。明日雄兒早起。卽往詢病。曰：「今日阿母如何矣？」曼哥欣欣然有喜色。曰：「今日大佳。自貼俞先生膏藥。及飲姨母藥草之湯後。呼吸略緩。咳嗽漸殺。夜間亦得安眠矣。」雄兒大喜曰：「我不誑妹。阿母之病不久卽全癒耳。」昨遇金先生爲言將至余家。有此佳賓。戾止足令蓬華生輝。願余以貧家舉室污穢。奚足以褻貴客。

曼哥曰：「是也。潔淨亦爲人生一大要事。阿母常以語我。故我家雖貧。窗戶乃無纖塵。哥歸將室中掃除。竹頭木屑儲之。有方敗絮亂紙可棄者。傾棄之。屏除無用之物。將令眼前一爽也。」雄兒曰：「然。卽門前亦宜加以掃除。」曼哥曰：「哥歸見桌椅之有塵埃者。拂拭之。窗紙之有破裂者。補綴之。煤氣之灰。時時著於蛛網者。掃去之。固不必大掃除也。惟以後宜日日加以整理。始得保持此潔淨。」

雄兒曰。吾家阿翁不欲人整理。終日菸斗酒杯不離。手口故入室。但聞酒味煙氣而已。曼哥曰。我有一言不敢出口。恐哥聞之怒耳。雄兒曰。妹有言可告我。曰。哥勿怒乎。曰。弗怒。曼哥曰。阿母恆言污穢不潔者爲人生一最大惡德。阿母常作是言。吾學校中之先生亦作是言。謂凡爲兒童當知整潔。使身體無纖垢。兒童之分也。故髮必時時梳之。手足頭面亦時時加以洗濯。卽衣裳亦當勤於澣治。不令垢膩。雄兒聞言。顏赤過耳。曰。微妹言我亦自慚形穢。職是之故。妹乃不與我親近耶。此時雄兒自顧其軀。實垢敝不可狀。履穿皮襯片片碎落。作蝴蝶之飛。足趾不能受其範圍。則翹露於外。破帽多情卻戀此頭顱。而雄兒則不冠之日多也。汗衫帶泥黏土。幾成灰色。髮自一月以來。恐未加櫛沐。已厚結矣。而手腕頭頸色已成烏曼。哥曰。非也。我輩能潔淨大人亦喜悅。哥若怒者。我弗言矣。少年沈思久之。曰。妹言良是我當日父親在時亦常與我言此。因妹言我乃思及父親矣。自父親見背後。我悲不可止。然吾母在日當不令我狼狽至此也。

曼哥曰。哥除此之外。尙有新衣服乎。雄兒曰。雖有一襲。亦殊未新。然較此爲完全。曼哥曰。我家有肥皂。哥將去。至池塘中浴之。暫易此新衣服。將此垢敝者。與我。我爲若洗濯而縫紉之。雄兒曰。妹有暇乎。曼哥曰。近以母病。已向學堂中請假。吾姨母。又來我。殊暇甚。此事阿母常教我。謂洗濯縫紉。貧家女子。尤爲至要。我故習之。哥勿慮也。

雄兒曰。良佳。今日金先生來家。我正擬易新衣。一襲以一改。向日襤褸之觀。我先掃除屋宇。然後洗濯骸垢。勿以我事未畢。而先生卽光降。寒舍見此穢壤。不堪下足。曼哥曰。往哉。往哉。窗外有肥皂。哥將去可也。雄兒卽飛步歸家。幸而老人已他出。乃取柴草。縛巨帚。拂之。蛛網鼠矢。不令少留遺跡。復以物拂去。几榻之塵。以此室久不灑掃。塵且山積。清理良不易。雄兒運此污物於外。往來可四五次。又薙去階前之草。以巨筭汲水。各處灑之。不及兩小時。而燕穢已治。陡覺清光大來矣。已而乃就壁上卸下父母之小影。自拭其玻璃。曰。以兒懶惰。乃令兩親蒙塵。兒罪。

大矣。當日阿父歸時，嘗抱兒置膝，問兒他日將爲大將耶。今言猶在耳，而音容已渺。回首前塵，恍如一夢。吾父又誠兒勿怠惰，孰知我乃不能自潔其軀體。阿父又盼兒爲名譽之軍人，而今日蓬頭垢服，大類乞兒矣。

少選，雄兒乃開箱，出新衣數襲，持向後湖行，飛身入水游泳，其中一洗，此身之垢膩易新衣而出，對水自鏡，頗覺一改舊觀，乃急行歸家，則老人嗽聲已洩自門內。老人一見，詫曰：「今日穉子奚往者？徧體新衣，其將裝作紈袴公子耶？」雄兒曰：「阿翁不見，夫家中已掃除一清乎？今日有貴客臨吾家，如此污穢，不且遣人笑柄？」老人叱曰：「貴客貴客，汝一窮小子，寧有貴客臨門？穉子勿扯誑，又將怠惰不任事衣新衣而嬉，我今行且往村肆覓一醉歸，向爾索一日之傭資。」

雄兒曰：「阿翁勿他出，金先生行將來訪。」老人曰：「金先生乎？銀先生來更妙。」方語時，忽聞狺狺犬聲，雄兒默念是盧兒之聲也，急回首，則盧兒已在其側，搖尾跳躍，并以鼻嗅雄兒之手。老人曰：「此畜生兩三日內在何許？」雄兒默念此犬已屬金先生。

矣。而老人猶未之知也。否則此五圓者奚能救曼哥之母。斯時中尉已款步自綠陰中來。攜榔木之杖。穿青羽之服。神采煥發。盧兒一見。卽直奔歡迎。新主人中尉見少年而微笑。復與老人爲禮。老人瞠目不作一語。見中尉脫帽。則亦自脫其帽。露此牛山濯濯之禿頂。已復回首語雄兒曰。此犬數日中何往者。犬當盡守門之職。不能守門。例當殺却。中尉卽代少年答曰。老翁勿嗔。此犬雄兒已贈我矣。乃復能識其舊主人。良犬也。少選。又曰。此間景色佳。借此小坐。想爲老翁所許。老人曰。此間有何景色。不過田舍人家耳。邇來春光明媚。似覺可人。一屆冬令。草枯木落。必有一二月將此村埋於風雪之中。

此時雄兒乃延中尉坐。已則抱盧兒之頸。遊戲於草地。中尉舉目四矚。見屋雖陳舊。而收拾殊潔淨。明窗可以眺遠。乃曰。此屋良佳。開軒面圃。風景殊不惡。加以灑掃清潔。地無塵埃。致足樂也。雄兒究竟汝父亦一軍人。足證若非怠惰之子。雄兒聞言。面頰不能遽答。心念幸而曼哥囑我急來掃除。否則窘矣。

中尉乃語老人曰。穉子每日入塾。否。老人曰。未也。飢寒且不保。奚暇言學問。窶人之子。僅能爲食力計。每日爲客。荷行李以求一飽。那得閒工夫。閒資本讀書。中尉曰。量一小子。亦奚能得多大之酬金。將恃之以餬口。老人曰。今歲春寒。游客至此。游玩者不及往年。且此子亦懶怠。所得正無幾。此時雄兒起立。方欲有所言。而中尉制之。以目曰。此兒若無所事事。我思請其爲遊山之伴侶。令渠作嚮導也。

老人曰。足下需用此童子。歟。酬資多少。中尉笑曰。我頃者先見村長。已略知此兒之身世。此兒託翁於翁。不爲無利。今此子就僱翁。更省此小兒之饗殮。寧非更有利益。老人聞中尉已先見村長。深悉此子底蘊。則卽欲反對。而亦無法可以抵抗。惟喘氣如牛而已。少選。中尉又曰。我亦不令翁失望。請囑雄兒。以每晨七點鐘來對山館。偕我遨遊。以夜間八點鐘歸。所有火食。由我供給。而我仍酬翁以每日兩角之薪資。雄兒須聽我自由使喚。

老人知別酬以資中心喜悅。曰。老朽本不敢擅專。今先生已見村長。茲事想已談

妥。則。老。朽。亦。願。此。小。子。追。隨。先。生。稍。嫻。禮。貌。也。當。中。尉。與。老。人。開。談。判。時。雄。兒。始。終。未。發。一。言。佇。立。敬。聽。既。聞。中。尉。欲。僱。己。爲。遊。山。之。導。感。激。不。可。言。狀。已。而。老。人。亦。諾。則。思。此。後。之。運。命。將。撥。雲。霧。而。見。青。天。歡。喜。至。於。無。地。中。尉。爾。時。又。回。顧。雄。兒。曰。雄。兒。汝。早。起。卽。來。我。許。家。中。事。自。有。若。阿。翁。處。置。勿。煩。汝。也。嗚。呼。中。尉。此。一。舉。也。乃。令。三。人。咸。有。滿。足。之。心。在。中。尉。本。有。心。憐。此。軍。人。之。孤。兒。發。願。教。育。使。成。一。人。材。而。少。年。則。不。堪。老。人。之。躡。踐。今。隨。中。尉。允。稱。得。所。老。人。但。貪。得。無。厭。既。省。饗。殮。之。費。又。得。報。酬。之。金。私。心。以。爲。得。此。則。醉。鄉。中。不。至。閉。門。弗。納。也。

第四章

嗟。夫。人。生。髮。齡。方。爲。幼。學。之。年。此。日。蹉。跎。則。老。大。之。悲。不。堪。回。首。耳。故。人。生。之。於。學。問。譬。如。植。物。之。得。雨。露。試。觀。階。除。小。草。一。經。春。風。噓。拂。便。爾。向。榮。今。雄。兒。得。追。隨。中。尉。長。日。作。伴。侶。則。大。似。枯。槁。之。華。忽。長。怒。芽。以。老。人。之。訶。斥。易。以。中。尉。之。異。與。而。親。切。和。藹。之。情。直。注。入。少。年。之。心。胸。加。以。開。發。智。慧。砥。礪。道。德。則。其。幸。福。與。

愉快實非言語所能宣。

蓋雄兒本卒業於初級小學。固非從未受過教育者比。身體本亦健全。性情原非執拗。乃自椿萱見背以來。爲所處之境。相逼迫。幾將失其固有之善。今得中尉爲之安慰。其心則精神先已煥發。又與以相當之食物。而身體之發育更迥非昔比。金士荃中尉者。雖投身陸軍。而邃於思想。往往沈慮熟考。迨至胸有成竹。則必施諸實地。旣得雄兒爲之伴。恆迴步室中。獨自思念。曰：以如此性質優美之少年。奈何令其荒嬉於學。我誓必玉成之。以成國家有用之人材。嗚呼。培植青年者。可知卽爲國家增益元氣也。

自此日始。中尉之對於雄兒。較諸良師之誨其學生。尤加親密。中尉規律旣正。而穉子每日之來。亦不愆期。雖風風雨雨。天氣初不一例。而雄兒之來。必以定時。無或舛誤。且勤於職務。從不耽懶。中尉又念以軍人之子。而襁褓。偃如乞兒。寧不可憫。乃令級工爲之置衣數襲。質取堅韌。樸實窄袖。短袴冠以麥草之冠。自今後。

雄兒又似一學堂就學之少年學生矣。髮則梳之，面則盥之，而英英露爽，便成一玄髮朱顏之少年。中尉愛之如弱弟，每日食必與共，朝分牛乳，暮餉果餌，情意至爲優渥也。

每日晨餐後，中尉卽與雄兒兩人出對山館。其所攜之物，則有寫生之匣，照相之具，與夫動植物採集箱等等。凡是種種，均少年人所愛好，而目爲珍品者。中尉每選勝地，或綠陰如幕，或翠黛似妝，則出鉛筆描寫其景色。歸而再加煊染，或一樹一石，可以入畫譜者，則亦並收兼蓄。而雄兒在旁視之，歎爲絕技，豔羨不置。

又每當採集植物時，雄兒則騰蹕山中，遇有可異之植物，卽採而獻諸中尉。雖凡卉野草，無或遺焉。中尉恆示以此爲何科屬，何種類，則欣然恭聆，謹記不忘。而少年則每行輒注意於野外之草木。蓋中尉每思我之教，雄兒先與以自然之教科書，可知大塊有文章，隨地舉科學也。

雄兒所歎爲不可思議而急欲學習者，則莫如照相器具也。以一瞬息間，能令山

川景物悉羅尺幅。其人具何能力，乃能如是。中尉告以光學之理，雄兒聳耳敬聽。或至風景佳勝處，中尉乃令雄兒偕其犬立大樹之根，出鏡箱照之。雄兒喜躍萬狀，明日映之於紙片，捧而觀之，又得意歡呼曰：「佳哉！佳哉！此非一大松樹耶？」噫！試觀盧兒兩耳覆面爲狀，甚得唳，是乃我耶？我之衣服乃如此燦麗者。

凡是種種似一觸於少年之眼，簾均爲可喜，可玩。中尉每當散步時，嘗開發以無數之智識，而於動植物尤爲特別之注意。恆語之曰：「釋子識之。此動植物者無一非大有造於世界人類者。觀彼芸芸亦各有其職業，人無職業，愧彼動植也。且動植又互相爲用，若不見山中蜂蝶紛飛乎？乃藉此以使佳果結實，則黃蜂粉蝶實爲植物之媒，而好花名卉又足招致蜂蝶也。」

有時遊興略倦，則藉此碧草爲茵，中尉與雄兒席地，慕天而坐，舉種種英雄豪傑之談，與夫遠征冒險之歷史，娓娓而談，語及國家數十年來敗衄之端，則雄兒亦奮其小拳，誓雪國恥。又言此大好湖山莊嚴燦爛，有如錦繡，特一至國破家亡，則

寸。寸。破。碎。非。復。完。好。故。雖。有。名。山。勝。地。亦。英。雄。豪。傑。之。士。爲。之。支。撐。否。則。花。木。禾。麥。徒。增。人。悲。喟。而。已。

兩。人。每。當。卓。午。時。漸。覺。飢。腸。輾。輾。作。雷。鳴。則。歸。而。進。午。餐。餐。後。中。尉。則。稍。事。休。息。而。雄。兒。殷。勤。助。主。人。爲。之。滌。甌。洗。盞。蓋。少。年。人。能。勇。於。任。事。不。耽。懶。鄉。足。令。人。人。見。之。忻。悅。也。女。主。人。見。之。輒。笑。曰。雄。哥。兒。若。乃。助。我。輩。操。作。耶。試。觀。此。杯。箸。已。爲。我。洗。滌。汝。在。此。我。輩。可。省。幾。許。力。雖。然。汝。亦。太。忙。額。上。汗。且。涔。涔。下。矣。雄。兒。笑。曰。姥。何。作。此。言。須。知。人。身。之。汗。卽。爲。人。出。世。之。代。價。且。汗。之。爲。物。最。有。益。於。衛。生。一。日。不。汗。於。吾。身。且。不。快。也。

餐。事。既。畢。雄。兒。乃。引。其。犬。跳。躍。於。草。地。之。上。引。逗。爲。樂。三。點。鐘。時。中。尉。常。課。少。年。以。讀。書。寫。字。斜。陽。繫。於。樹。杪。則。至。曲。澗。之。濱。弄。舟。爲。樂。雄。兒。曰。先。生。喜。釣。乎。我。歸。取。釣。竿。試。釣。取。游。鱗。也。中。尉。之。釣。不。及。雄。兒。之。敏。捷。於。是。乃。得。鮮。鱗。數。尾。其。長。不。及。尺。者。咸。放。諸。水。中。中。尉。乃。爲。講。先。王。數。罟。不。入。汗。池。之。理。有。時。兩。人。乃。往。獵。蕈。

蓋白雲峰素以產葶得名也。中尉又語以葶之生理，謂非花非實於植物中別成種類。又詳告以隱花植物之類別，而雄兒之腦界中日日滿裝新智識，日日敬愛中尉之度數亦逐漸增高矣。

雄兒每晚歸家，凡經曼哥之門，必往詢阿母之病狀。曼哥曰：謝君注念吾母，大愈矣。寒熱既退，咳嗽亦止，愈後當加以保養。日來能啜粥數甌，佐以雞子。俞先生言無妨，且俞先生視病極殷勤而精細，來家兩次，僅取二圓藥資一圓。今尙餘兩圓。阿母言此二圓先以還哥，雄兒曰：我決不取還此金，妹必欲還我，我且發怒，且待阿母身體健旺後，再以還我，不其可耶？

曼哥曰：早日還君此款，得以贖還盧兒耳。雄兒曰：妹言盧兒耶？渠正得所矣。渠終日隨金中尉，不愈於隨我，鎮日不得一飽耶？況我亦在金先生處，則盧兒與我仍朝夕相處耳。曼哥曰：哥近日衣服亦修潔，非復蓬頭跣足之狀。隨金先生遊，想必較前爲樂。雄兒曰：今昔不可同日語矣。不特此也。我且較之長日束縛於學校中。

爲有益也。刻方與金先生共釣歸耳。

翌日雄兒欣欣然。又至曼哥家來。持一酒瓶。語曼哥曰。此葡萄酒也。我向金先生處索來。此酒最宜於病人。當少和以水飲之。最妙。今日飲盡。遲至明日。則色香味三者俱變。蓋真葡萄酒。開瓶後不能經過二十四小時。今市上所購者。非真葡萄酒。殆一種混成酒耳。此金先生自家中攜來者。試斟阿母飲之。

越數日。又以脯肉果餌進。謂是蓋金先生所贈者。均與病體爲宜也。此時朱節婦病已漸瘥。一日召雄兒至牀前。曼哥方扶其母坐。久病之軀。顏色憔悴。精神亦且委頓。雄兒隨曼哥爲稱呼。卽曰。母貴恙。今已大愈耶。母曰。敬謝雄哥兒。非君之力。我已作泉下人矣。我聞曼哥言。君乃賣卻心愛之犬。以延醫活我。我有何德。雄哥兒乃愛我一至於此。

雄兒曰。母勿言此兒孤。他人之母。卽兒母也。母曰。未亡人若得有兒。似雄哥者。夢中亦將狂笑而醒。今雄哥無母。我不敢爲雄哥。母惟一切衣履之類。俟我病少。

愈後亦能爲君料理一二也。雄兒曰：謝母照拂孤兒，感激何待言。宣矧我此後須常至母家，與曼哥妹子遊戲也。母曰：我憶之矣。卽我病中，金先生亦時惠及寒家。曼兒汝明日可隨雄哥一往謝之。雄兒曰：佳佳。明日我引阿妹往也。今日歸休，恐我家阿翁嗔責也。

嗟夫韶光宛宛去，同逝水之波。白雲峰雖無歷日，然綠葉成陰，轉瞬已自春徂夏。長暑之光陰，尤爲遊客薈萃之時。而中尉則栖息於環翠樓中，清風徐來，披襟當之。此樂尤爲無極。爾時中尉精神至佳，氣體亦復充盈。以來此養病，病旣去，體亦將歸，覲雙親，所以遲遲者，正不忍與此小友別耳。一日中尉得家書，書爲老父所寓，謂得書知兒身體健旺，非復曩比。良慰良慰。特老人以風燭殘年，邇日氣體大衰，深盼兒歸，勿遲遲也。

中尉得書，知父母倚闥之心甚切，乃不待秋涼，卽日束裝而歸。顧此時所最難堪者，則雄兒也。匪特視如明師，抑且依同慈父。一旦別離，中心能無抑抑。而中尉亦

思託此孤雛於長日。醺醺之老人，殊非計之得也。乃復往訪村長。村長曰：某亦思此老人之不足恃，特除此而外，更無適當之人，足以將護此孤雛者。奈何？中尉曰：我偶思得一人，其人大可委託。村長曰：誰也？中尉曰：此村中有孀人，呼爲朱節婦者。我意此人可託也。村長曰：然。先生識其人乎？是人雖貧乏，然於麗娃鄉，至有令譽。鄉人均稱其賢果爾。則我亦贊成。特須與雄兒之伯父一商略，得彼同意，庶可耳。

第五章

越四五日後，金士荃中尉得村長正式之承諾，往訪曼哥之母。又細察其人之性情，覺雖出寒素而婉淑貞潔無比。倫焉脫以雄兒託彼，當能滿意。是日曼哥之母病體已愈，方爲其女娃製履而曼哥則以小竹椅坐地，剝馬鈴薯之皮。中尉曰：今日有一事，特與夫人商酌，其事蓋爲孫雄兒事也。緣某不日將束裝歸，脫以此子仍託老人，某有所未安，故已與村長相議，思以此子託夫人。蓋雄兒幸託字下，則

我輩亦且放心耳。

此時母尙未答言。而曼哥則飛躍其母之側。暗拽其母之衣。又以眉語示意。令母許諾。中尉續言曰。第一此子今年十三矣。論年已非幼穉。奚能令其長日蹉跎。爲人作傭保終耶。故鄙意須令其復入學校。此將門之子。他日且爲國家宣力。雄兒得託夫人并可爲就學地也。母曰。若言雄哥兒。則我之一病。幾以不起。幸賴其力得慶更生。今雄哥兒居吾家。寧有不歡。迺者特有一言。不能不先告中尉。蓋未亡人自先夫子見背以後。僅此煢煢弱息。吾母女兩人。茹苦食貧。相依爲命。今雄哥亦甘此貧困。耶。次則我亦更事少。鮮閱歷。恐不足以教誨穉子。則轉負千鈞之託。中尉曰。以言此子性質。則至爲馴善。正直矧以少年孤露之故。益能茹辛耐苦。是固我所歷經試驗者。故希望此子將來植身接物。必成一有望之少年。第少年人品性未定。習染足以移人。語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使長日與此洪醉之老人相處。寧有好果。故今日重託夫人。有夫人以爲之監督。必不令此少年入於放僻之

徑耳。曼哥之母見中尉言詞懇摯，乃曰：「既如此，謹當遵命。」

曼哥聞母已允諾，喜氣騰躍，一似破屋中亦生春暖者。卽預先籌畫，雄哥來時將餉之以何物導遊何處，思至得意處，則鼓掌而笑。母曰：「今當告彼老人，又當取銷保護人之約。」中尉曰：「此事我與村長足以了之，不畏此老人不允洽也。」乃自衣囊中出紙裹一束，曰：「此中鈔幣三十拾圓，并我名片一紙，此金以備不時之需。此名片有我住址，在尙望夫人有暇時，繕書告我，近況一二脫別有所資，亦徑告我可也。」曼哥之母曰：「謝中尉，我必將護此穉子。第此金可勿需，我雖貧薄，雄哥有所需，尙足以竭力拚擋。」中尉曰：「勿爾，置此以防不虞也。」中尉歸，卽致書村長，謂事已大致妥貼。村長回書亦道：「早日與老人交涉，且雄兒爲某故人之子，某在此亦加以特別注意也。」至中尉起程之日，庭前梧葉已報早秋。中尉乃與此白雲峰作小別矣。而最難堪者，厥惟雄兒。

中尉登程之日，雄兒忽匿不見，覓之則在樹後山石之上，恣哭，眼已腫如葡萄，中

尉呼之入贈以學校中用之文具曰雄兒我今與汝暫別矣汝知我贈爾此物之意乎我蓋望汝爲完全有用之人物而凡人一生事業無不起點於學校汝已失學數年此日進校當極力追補前失益加勤勉常思幼年光陰最易蹉跎少年不學老大徒悲須爲生徒中之模範一二年來汝能勤勉若有志軍人者我再送汝陸軍小學汝當念過去之阿父力繩前武耳少年哽咽不能成語惟俯首敬聽

中尉曰我已將汝委託曼哥之母爲汝保護人我亦稍稍安心惟望我之小友凡事謹慎勤奮汝之榮光我亦得意不枉費我今日一番之用心雄兒曰稗子決不忘先生今日諄諄之訓誨中尉曰佳稗子一念及汝父母他日必能樹立爲顯揚之地雄兒曰然人苟墮落不特無以對父母抑且無以對諄諄誨我之先生中尉曰佳哉又撫少年之頭曰若能謹記我言永永不忘乎敦品行慎交遊我明歲或早到此未可知也今乘火車尙早盍再與汝一散步也可

此時中尉復攜手與雄兒同行時值初秋漸見蕭疏之象小雨絲絲輕颭人面而

野。花。滿。地。都。作。秋。紅。之。色。至。爲。穠。麗。蟬。曳。殘。聲。似。有。送。人。之。意。垂。柳。飄。縈。左。右。亦。似。點。頭。與。人。作。別。也。中。尉。雅。不。欲。觀。因。念。風。景。隨。人。心。地。而。殊。心。有。惜。別。之。意。則。觸。目。者。皆。屬。離。悵。大。有。可。憐。之。色。又。思。人。生。來。去。似。天。上。白。雲。因。風。舒。卷。今。日。去。此。佳。境。安。知。明。年。今。日。之。復。能。再。來。乎。凡。事。亦。任。天。隨。運。而。已。

中。尉。思。至。此。甫。一。回。首。則。見。盧。兒。搖。尾。跳。躍。緊。隨。於。後。中。尉。乃。撫。其。犬。曰。穉。子。此。犬。我。不。復。攜。歸。還。其。舊。主。人。矣。雄。兒。喜。曰。諾。盧。兒。隨。我。來。中。尉。仍。還。對。山。館。則。行。際。已。發。中。尉。曰。我。行。矣。穉。子。勉。之。勿。忘。我。言。務。望。常。以。書。札。通。問。免。我。懸。念。也。雄。兒。抱。中。尉。之。腕。涕。不。能。仰。時。則。中。尉。已。上。車。行。對。山。館。之。女。主。人。饋。以。種。種。土。物。曰。上。覆。老。夫。人。謂。老。嫗。尙。戀。戀。於。舊。居。停。也。雄。兒。仍。匿。身。於。樹。陰。之。中。中。尉。臨。行。尙。回。顧。者。三。四。見。雄。兒。拭。淚。於。山。石。之。後。又。行。垂。半。里。許。回。首。煙。雨。迷。漫。僅。見。對。山。館。屋。後。老。樹。參。天。送。迎。此。白。雲。峰。往。來。之。客。而。已。

第六章

明日村長乃至雄兒家告老人以雄兒寄養朱節婦家并爲雄兒謀讀書地步老人聞言聳肩無語蓋自雄兒寄食於老人家雄兒尙有薄田數畝每歲芋栗菜蔬所收非歉均爲老人歲入之資又有小屋數椽亦得月收租金加以雄兒每日勞動所得之傭值亦悉數歸老人老人本無立錫今日安坐享之乃不知足又復虐待孤雛然至今大失所望怒曰誰出此計謀者必朱家一孀雌也我誓不與之甘休也

村長笑曰翁常言以雄兒故累汝老人至於不貲今旣他去在翁正計得也翁何怒爲老人曰是明明欺我老人也我必訟之官村長笑曰休矣翁也汝訟安得直此吾輩公議已定汝趣將雄兒所有之物交出爲佳語畢村長自去老人恨恨乃往覓雄兒遠族之伯父伯父曰翁亦委託人不如聽之老人張吻無言旣而意欲略分報酬伯父言翁之於雄兒實未盡保護之義務寧有權利之可言且翁亦有子寧不能迎養阿翁耶老人曰吾子僅知有賭博耳老人怏怏歸不得不以所有

交雄兒。

是日也。天氣佳晴。雄兒乃如幽谷之鶯。遷於喬木。曼哥之母已分其屋作兩室。母女兩人處外室。略寬。雄兒居裏室。略小屋。雖陋而空氣光線均佳。紙窗竹几。潔淨無塵。雄兒自阿母見背後。初未得有如此安居之臥室也。雄兒但擇其精巧之家具。移載而來。其餘蠹笨之家具。及破裂不完全者。舉以贈阿翁朱節婦。乃以所藏華盛頓之肖像爲之懸壁。曼哥則采秋花一束。如牽牛鳳仙雞冠玉簪之屬。納諸小瓶中。豔如五色之錦。雄兒曰。母爲我相一善地。我尙須妥貼安置。兩照相蓋一則。阿父之遺容一則。金中尉之寫真也。

安置已畢。雄兒又捧一小箱至。云其中均寶貴之物。鄭重出一玻璃匣。置之桌上。曼哥一見。卽詫曰。美麗哉。此何物也。雄兒曰。此我父親所得之勳章也。是區區之物。乃以血肉博之。縱萬金不能得也。此時雄兒喜躍不可言狀。見四壁皆白。聖甚精潔。曰。嗣後我每晨必加以汎掃。不令一絲污穢也。又曰。得此佳地。明年金中尉

至我家。又將贊賞不置矣。

朱節婦顧而樂之曰。若兩人者。我均視之。如己出。目汝輩爲兄妹。願汝兩人精勤奮勉。他日所造。至未可量。雄兒曰。母何期望之深也。母曰。自古英雄豪傑。率從困苦艱難中得來。語云。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雄哥兒。前日金先生來我家。深以汝數年來。輟學爲憾。事過此農隙。卽當上學。蓋與汝妹子偕行。足爲伴侶也。

雄兒曰。諾。敬如母命。母曰。放學後。卽與阿妹同遊。或收芋栗。或拾取枯木松毳。以爲儲蓄禦冬之計。吾三人能勤儉持家。儘足度日。奚必仰面求人。雄兒又諾之。曼哥輕語其母曰。前日金先生非與阿母以金歟。母曰。然。此三十圓。金先生曾言。以備不時之需。故此款平時不能動用。不在經常預算中也。

雄兒曰。母請放懷。我向者見兒童冬學。書聲鬧徹。比鄰心殊豔羨。自恨無讀書機會。且阿翁亦不欲兒讀。今來母家。旣可以安心讀書。又得阿妹同出。歸世界之樂境。孰有逾於是者。我又安得不勤勉。母曰。少年人能如此立志。寧得不爲佳子。

弟此不獨余聞之。而心喜。倘告金先生。亦必嘉汝。非凡庸之兒也。

斯時最忻悅者。爲小曼哥。跳躑奔走。如籠中之畫眉。乃曰。阿母。母有最豔麗之錦。襖。可與雄哥。裏衣服也。少選。又曰。我有繪畫帖數冊。均吾阿父所留遺者。中有歷史畫。修身畫。種種。母將出。我與雄哥同觀之。母聞曼哥言。不禁憶及亡夫。曰。是懊懣物。觀之。何爲。顧口。雖語此而已。移步。自抽斗中。出帖。授女。雄兒曰。妹有未解者。耶。我能爲妹。一一解之。試觀此。爲瑞典孝子。萬里尋親圖。以十餘齡之童子。不名一錢。而風餐露宿。跋涉於水涯山巔。卒之。母子重逢。相抱接吻。其樂何如。嗚呼。彼人。雖天涯地角。尙有母在。而我則。父母已棲重陰。村中三尺斷墳。卽爲吾親。瘞骨之地。偶履其地。但見風樹。猗難與禽聲。啁啾而已。又奚從尋覓哉。雄兒語時。微作哽咽聲。而眼圈亦略作紅暈矣。

曼哥曰。哥勿爾。今日宜樂。不宜悲也。我試繙一圖。示哥。此爲古時學堂之圖。先生僅一人。方伏几。假寐。而諸學生。跳踉一室。方捉迷藏也。試觀此。學生以蛛蜘蛛垂及。

先生之頸。而此童又以朱塗面作三國時關羽狀貌也。僅有一人仍安坐讀書。或云此卽范仲淹。後爲名儒。蓋自小已非凡品也。雄兒曰然。今之學校不復如前之野蠻矣。我與妹每日偕行待卒業。後金先生再到此間。見之必喜。倘復來此。我必引盧兒至火車站往迎也。

語時回首視盧兒。盧兒聳耳振尾。若諳主人之語言者。雄兒輕拊其背曰。若猶憶對山館之主人歟。盧兒咻咻作聲。飛馳而出。似欲奔往尋覓者。雄兒曰。歸來歸來。金先生須明歲再來此間也。

一日曼哥之母語雄兒曰。雄哥兒。吾家對門近新來一鄰居。其家爲巡吏。人頗長厚。有兩兒。足爲汝輩小友。汝曹嗣後勿再與褚家兄弟同遊嬉也。蓋褚氏兄弟者。一名二郎。年十四。一名三郎。方十二也。俱與曼哥家同村落。兩人性至頑劣。游惰不好讀書。平日惡書如仇。而造作誑言。則纍纍如貫珠。一似空中樓閣。頃刻可以建築者。彼其人在學校時。書包甫解。睡魔卽牽引而至。一出校門。則偷竊人家垂

熟之果探手入於鳥巢弄雛爲樂均此難兄難弟爲之渠帥也。

越兩三日後果此巡吏之家來作芳鄰矣。此家本爲一士族亦與朱節婦小有葭
莩之誼。今來此間則與雄兒曼哥多一對談心之侶。蓋巡吏陳姓膝下有兩兒兄
名純一年十三妹名文英方十齡是兄妹兩人適相反對妹極活潑而兄則怯弱
似抱病者其父常語人曰是兒嬌怯如此想先天不足之故或慰之曰年方幼穉
故弱不勝衣他日或且健碩也嗚呼讀者諸君當知鄉村之學塾恆與都會異就
學之期多半在於農隙故麗娃鄉之小學亦於春耕秋穫之時放假而暑假中初
不休學也。今方秋收之際田家正忙而兒童輩亦稍分家人之勞顧雄兒則本未
就學曼哥自母病後卽入農忙時代而純一與文英又以遷居之故須另易學塾
職是之由是四人者爾時尙未負革囊挾石版以入村塾耳。

至是雄兒乃爲發起人倡言曰我已久不讀而諸君亦自炎暑至於霜辰曠學之
日多矣今轉瞬一星期吾輩咸將入學趁此數日我輩不如開一遊山會第不許

空手歸。須各採取各物也。語時衆皆認可。乃自是日起。此四人者。歸必盈筐滿篋。蕈也。栗也。枯木也。松毳也。父母見之。尤喜形於色。

一日巡吏閱新聞。歸言。今歲必早寒。宜預爲禦冬之計。蓋他處見雪者。已多處也。雄兒聞之。喜曰。我最愛冬日。池塘結堅冰。爲滑冰之戲。純一哥能與我同遊。歟。巡吏曰。渠身弱。不好弄。那能如君之活潑。雄兒曰。我輩不久入學塾。星期日。某等將延客。請先生一至我家。巡吏笑曰。諾。

明日星期日。雄兒曼哥。乃邀其小友。并及鄰家之晨夕相過者。至家。剝栗煨芋。佐以佳茗。雄兒又釣得鮮鱗數尾。烹魚供客。白米之飯。其色如雪。純一與文英及其父母偕來。歡笑之聲。震屋瓦。是日室中亦汎掃精潔。蓋雄兒初至曼哥家。而純一兄妹。又得新伴侶。此爲第一次歡會也。是日巡吏家亦蒸棗饊。炊麥餅。堆盤甚豐。雄兒又啟瓶注葡萄之酒。於是賓主互祝健康。共慶兒童之長成。而雄兒又舉杯以祝中尉之萬歲也。

翌日雄兒乃復趨入學生時代矣。顧雄兒耐勞任事，每日早起，仍灑掃庭除，舉火治炊，以代朱夫人之勞。曼哥則仍爲放鴨飼雞之生涯。早餐以後，約七點半鐘時，乃隨鄰兒一同入學。學校距此可半里許，在文德橋之塊。一初等、高等、小學校也。斯時雄兒與曼哥益見親密，放課歸來，有時攜手出遊，有時燈影書聲，互溫日間之功課。而雄兒以今夏中飽受金士荃之實地教育，可直進高等二年級，以資質聰明之子，而加以奮勵英發之志，寧得不爲良生徒哉？校中教師見雄兒之勤敏也，輒勉之曰：勗哉孺子！明年之春當可進級，是雖半年之功，加以精力，必能與彼全年級者程度相等耳。

先生又誡雄兒勿與褚家兄弟相徵逐。褚氏子惰不事事，落第者兩學期矣。統計校中輟學之鐘點，以彼占多數，而每晨入塾，輒較他人爲後。渠家略小康，遂傲視一切，避先生之目，專事惡作劇。或在雨天，則誤穿他人革履，持蓋而行，人且大窘。

而彼方以爲笑樂。又他生徒之自家中餉飯者，渠則竊啖其雞卵而易以石子。凡斯種種惡劇，每施於循良之學生而塾中頑劣生徒，又附和之奉爲渠魁也。

雄兒以受校中教師之訓誡，與朱節婦之護視，決不入此頑童之羣。某日之晚，放學出校門，褚二郎倡言曰：我輩詣大佛殿游玩者，誰從余偕行也？一人應聲曰：我行。我行。我將往觀婦女，并沿路盜取玉蜀黍與林檎歸也。羣視之爲校中著名惡劣之生。張祥語後，卽掩口聳肩而笑。褚二郎曰：張祥汝何言？張祥曰：無他，無他，戲語耳。褚二郎曰：雄兒亦隨我行。雄兒曰：否，我將往對山館。本約今日有事，急須一往。褚二郎曰：若貪此阿堵物，乃與此家老婢往來。雄兒曰：我以辛苦勞力得酬值，君不欲往，則不往耳。何苦詈人出此惡聲也。

蓋褚二郎之痛恨對山館主人者，良亦有由。以去年之秋，渠約伴游山，曾盜對山館後園之果蔬爲女主人所訶斥，故今聞雄兒之言，恐其復揚己醜，乃急呼曰：福兒、壽哥、陳純一均隨我往。陳純一者，卽與雄兒曼哥爲鄰舍者也。其人身弱而怯。

今爲褚二、郎所脅持。一時無可回答。恐逆其意。則褚二、郎將拳其指骨。向額上作爆栗也。雄兒亦呼曰：純一哥。與我偕往對山館行。

褚二、郎笑曰：偌大孩子。乃聽人指揮。我知若翁須仰人鼻息者。新來此間。尙不向人伏禮也。雄兒曰：純一哥。隨我來。勿與之多言。陳純一乃往。依雄兒。雄兒語之曰：若須知褚二、郎非好相識。勿與之偕遊。純一曰：哥強而多力。我手不能縛匹雛。有時爲所迫脅。中心殊惴惴也。嗣後哥與曼哥在何處。我亦與妹子常來作伴侶也。雄兒曰：佳。佳。

時方秋深。草木黃落。西風淒緊。之天徧地。丹楓黃菊矣。雄兒與曼哥兩人。仍每日詣學校。無一曠課之時間。其愛護曼哥也。實與同胞之兄妹無或少異。朱夫人亦深以爲慰。某日忽有一郵足至其家。授一書於雄兒。雄兒狂喜大呼曰：阿母有人致書於兒。我知必自金先生許來者。金先生乃不忘我。與我以書喜何如也。於是夫人與曼哥等三人。就窗下展之。雄兒朗聲讀曰：

自與君分袂後。卽日匆匆返里。孰知吾父病以不起。於上月十三日長逝矣。侍奉無狀。終天之恨。想吾小友亦早歲孤露。深嘗此悲痛。況味耳。吾父旣沐國恩。又蒙勛典。乃令陸軍全隊咸來會葬。市中亦休業半日。以誌敬悼之意。嗚呼。吾父爲國盡瘁。亦足慰忠魂於地下矣。第死者已矣。生者何堪。我今與老母煢煢相依。而舊病不禁復發。醫者謂須往住沿海。吐納新鮮空氣。故現已移居海澱。附呈名刺一枚。上有住址。可通信也。近想吾小友必勤勉於學。日有進步。或與曼哥結侶偕游。興復不淺。他日必成一至有名譽之軍人。不禁企予望之矣。并問

國雄吾弟小友近佳。

金士荃頓首。

朱夫人前代爲問好。

再接到此書。務望覆我以慰渴思。士荃又白。

雄兒讀畢。喜躍不已。曼哥曰。金先生甚盼回書。雄哥當預備速覆也。雄兒曰。我思

海濱多寒。金先生以病體，恐不耐此。我當勸其往暖國作銷寒之計也。朱節婦曰：是不必過慮。究竟金君以強壯之軀，未必遽畏寒。惟渠急盼汝回書，是宜速覆。雄兒曰：愧我不文，恐爲金先生所哂。奈何？曰：書以達意，但能言其胸中所蘊之言，斯可矣。雄兒曰：母乎，我曾見描畫最豔麗之明信片，我購取一枚，以寄金先生，可乎？母曰：此種繪畫之明信片，用之於賀歲祝禮，爲當。若啟事之賤，宜用長幅，且汝當作正楷。當令金先生見之，知汝恭敬將事也。雄兒曰：諾。是晚也，雄兒似構思極大之文章，消磨黃昏數點鐘之光陰，屢易其稿，乃始謄正其詞曰：

國雄頓首上白

中尉金先生閣下。今日何日，似天半一團喜氣，飛降我身，乃得

先生手諭，未曾開封，雄已跳躍歡喜無量。當時曼哥在旁，促我開緘捧讀，一過

驚悉。

老將軍騎鯨歸天。小子不禁念其無父之悲。一掬同情之淚。遂揮灑於不能自己。惟望

中尉節哀順變。他日爲國盡忠。卽所以報

老將軍於地下也。雄與義母及曼哥均託庇安好。盧兒雖口不能語。亦似感念舊

主時作悲嘆一切。蔭

公之德國雄日詣學校。不敢有一時一刻之怠荒。放學歸來。助吾義母灑掃園

宇。至爲整潔。

先生倘再到白雲峰。必盤桓敝廬數日。當知近日吾家已十分精潔。義母爲我

重糊壁紙。懸有吾阿父軍服之肖像。并

先生玉照。又聞諸義母言我夢中時時作囁語。必呼吾

中尉。遂引以爲笑。曼哥明年亦盼

公早來。天氣漸寒。諸凡

珍攝國雄再拜。

書就。卽與義母過目。然後鄭重加封。持往郵政局。喜躍歸來。曰：阿母。若知我途中遇誰來者。母曰：我烏能知者。雄兒曰：卽前村之吳大哥。渠家有可愛之大白兔。數對渠云：兔之生殖。殊繁。故願以賤價出售。向之每對。售四圓者。今僅售三圓。倘雄哥兒欲此者。尙堪酌減也。渠又言此兔大半可於本月中生子。一胎四五子不等。吳大哥曾引我至彼兔屋。見潔白而馴伏者。殊可喜也。

曼哥聞之。大喜。手舞足蹈。言雄哥何乃不購一雙歸。雄兒又曰：聞吳大哥言。養兔孳乳最繁。其子生後。又一百五十日。卽可又生子矣。至來年之冬。可以成羣。我頗思購兩對。與阿妹各養一雙。曼哥曰：佳哉。佳哉。母必許我。母笑曰：汝曹言之何易。易我輩日夕操作。饗殮。僅乃得繼。寧有閑錢。養此翫物。其日飼之料。且勿論矣。卽購彼四兔。價亦不貲。

斯時曼哥與雄兒合詞曰：非有金先生之三十圓乎。母歎息曰：以言此金。非至急。

需之時。決不使用。譬如我當日一病十餘日。炊煙將斷。所云隔宿之糧。貧家能有幾何。寧能不少有儲蓄。且爾日我病。幸遇雄兒賣犬爲我延醫。亦幸有金先生解囊資助。不然我病且將不起。故余意此金當備緩急。不可輕於一擲也。

雄兒知母意。良不欲以蓄兔。故糜此鉅金。思以勞力得之。獲兔一雙。以爲明歲新年之禮物。卽以此意語養兔之吳大郎。大郎曰。雄哥欲之。我必賤其值也。雄兒曰。廉價亦需幾何。大郎曰。種類不一。價值亦復不等。若試來觀之。此黑色者。每頭僅售一圓也。雄兒曰。我無錢。願以勞力相抵。余每晚來爲君掃除兔園。以至正月。若再以廉價相抵。與我此兔。大郎笑曰。以傭值計。每晚不過工資二分耳。銖銖積積。欲滿足。購白兔一雙之需。時日得無太久。休矣。雄哥不如其已。

雄兒爲吳大郎所嘲。霞紅緋頰。因思我真無力購兔。耶。天下事苟出之以熱心。亦何事不可成者。脫我出外傭力。至於正月。倘一錢不虛糜。亦可儲蓄十圓。屆時往兔園可以選購佳兔五六頭。當令彼人不敢輕量人也。於是雄兒每逢課暇。輒詣

對山館。以爲旅客攜行李。及掃除屋宇種種。每晨早一點鐘起。趁曼哥未覺時。先往作苦。朱節婦雖亦知雄兒日往對山館。以爲得金有幾。爲果餌之需。而少年欲令其母女驚喜。故暫亦未以所得之金告也。

第八章

某日之星期。朱節婦語雄兒及曼哥曰。今有至困難之一事。昨日北鹽巷之姨母來家。謂家內乏人。現須預備新年所着之衣服。令我往其家爲之。佐理縫紉針線等事。汝曹思之。我如不去。未免不情。去則心中又懸懸也。雄兒曰。母所懸懸者何事。母曰。我所懸懸者。卽挈汝行。歟。抑不挈汝行。歟。姨母處屋小人多。我輩盡室行。大恐擾累。渠且汝勢必曠及學課。不如逢星期日來姨家爲便。然我去汝一人處。此我又奚能放心也。

雄兒曰。母請勿慮。兒善能持家。煮飯烹茶。都能料理。白米青菜香味更可口也。夫人笑曰。汝一人奚必舉火。附膳於鄰家。不更省事歟。況我去亦不過一星期。將汝

託付陳家渠家中人感親切。汝可無慮也。雄兒曰：陳氏自移家至此，我亦與之相稔。矧其爲母之戚，鄙夫復奚慮然則妹亦偕行耶？夫人曰：曼哥自必偕行。渠在恐轉以累汝，曼哥曰：我去後哥益冷落矣。雄兒曰：無妨，小別卽聚首耳。夫人曰：然吾輩當以星期日行。

嗣是自學校歸來，必往對山館爲人攜行李。又於近村之蓬萊閣，每日備一小時之工。一日爲星期六日，朱夫人預告之曰：雄哥兒，明日吾儕行矣。汝在家慎守門戶，出必加鍵，雖無長物，然此間盜賊夥也。汝就食於陳氏，晚則歸寢，勿惰勿驕，毋忘種種之訓。誨雄兒曰：敬諾。曼哥低語雄兒曰：哥一人在家，不膽怯，歟。脫中心惴然者，我可告母勿行伴阿兄也。雄兒曰：妹放心，我弗怖，且自足料理也。

是日午後，學生輩開談話會，咸聚於玉水池畔。褚家兄弟攜來爐竈數事，沿路拾野草焚之，不知煮何種食物也。褚二郎傲於衆曰：此中有佳肴。汝曹亦思一染指否？是皆吾輩竊取父錢所購。吾老父囊中充裕，故不覺也。陳純一汝歸家將得糖。

少許鹽少許以調和之則此物可口矣雄兒曰純一哥若取物必稟告父母勿學人盜取也褚二郎瞋目曰此何與汝事又不欲汝破鈔購糖鹽雄兒曰我固無錢購糖鹽然亦不願盜取家中之錢爲人詬笑褚二郎曰諒汝亦無錢汝之養母爲人作傭工直一乞婆而已雄兒曰汝勿狗眼窺人我家阿母勤儉持家不如汝輩之浪費故所得悉歸諸儲蓄汝倘見我家儲蓄之箱令汝咋舌也

褚二郎曰我知之矣儲蓄箱中不過沙壳鵝眼之錢一二百文而已雄兒曰速閉爾吻實告君咸十圓以上之紙幣也褚二郎曰汝卽言百圓以上之紙幣人亦何從爲汝取證此時共一笑而歸翌日朱夫人與曼哥將往北鹽巷姨母家時則殘雪未融寒意尙料峭中人玉水之池全凍淡黃之日光斜射地上春冰尙未泮也雄兒送朱夫人與曼哥行後曰佳哉好天氣也語已卽往兔園心羨此爰爰者則預爲選擇若者色澤佳若者毛羽豐待至正月初我必選數雙每日心口相商幾至數十遍云

雄兒每日晨起。天纔破曉。陽光方穿雲罅。而出少暇。卽往對山館。與蓬萊閣。急景彫年。人事益復迫感。而雄兒每放學歸來。不敢自逸其體。非爲人掃除屋宇。卽與人整理倉庫。跳躍奔走。健碩逾成人。以是客皆喜其勤。恆多予以資。雄兒積累銖錙。遂自一圓之鈔幣。易而爲五圓之鈔幣矣。雄兒視之尤鄭重。以此蓋從辛苦得來者。乃以數重之紙包裹之。與零星小錢雜置一箱而藏。諸臥榻傍抽斗之中。是日又星期日矣。雄兒以今日休暇。無事心閑。意適。遂至北鹽巷之薛姨媽家。以省其義母。時正十二點鐘也。母爲具盤飧。以供其飲啖。雄兒甘之。乃告母以家中種種情況。謂雞鴨仍飼之。以時園蔬亦加以灌溉。母勿慮也。母亦細細問之。曰。仍每日詣學校歟。能奮勉用功歟。不與人爭鬧喧譁歟。且一人在家覺冷靜歟。雄兒一一答之。惟備力於人儲蓄多金之事。不以告。蓋雄兒欲博義母與曼哥之歡心。故意欲令此喜之出於天外也。

無何。雄兒遂與母及曼哥歸家。三人一路歸來。雜以笑語。而雄兒則胸中盤算。預

想新年之樂事。因思於元旦之日。我必於先一日。匿此兔於家。繫金鈴於兔頸。或恐爲曼哥所聞也。我必解其鈴。至臨時始繫之。至元旦之晨。妹必呼曰。雄哥。雄哥。又往何處者。今日元日。尙出門耶。余則此時手捧雪白一雙之兔。自廚後而出曰。今日元旦。小子無以爲獻。白兔一雙。敬爲母壽。母視之。必驚喜。爾時曼哥必來撫摩此兔。我則疾返身入廚。後再出。略小之兔一雙。曰。此以奉妹子爲元日之祝儀。曼哥見之。必張其黑如點漆之眸子。呼曰。雄哥。此何爲者。此何爲者。而我亦自留一雙畜之。造以小屋。日邀陳純一兄妹輩觀之。并令之孳小兔也。

雄兒一路籌思。思至得意之處。不覺一人啞啞而笑。曼哥曰。雄哥何事。一人在此。獨笑也。雄兒曰。無他。以母妹之歸。令我驟然喜也。及抵家。雄兒先入內。微聞滿室煙草之氣。雄兒笑曰。昨日我叔父來此省我。所吸煙草。至今尙有餘香也。曼哥入室。見椅子有泥痕。狼藉。乃曰。雄哥。奈何不勤加掃除。此椅子上有泥痕。不污人衣耶。雄兒曰。奇哉。當我出門時。掃除清潔。意者我往對山館中。雞入室中。故狼藉有。

汚痕耶。

時則曼哥之母心念究竟一稚子耳能一人處理家事不與外來村童鄰兒相嬉戲徵遂固已可貴乃曰雄哥一人在家且尙須天天到塾奚能日事洒掃之役今吾輩歸矣轉瞬卽屆新年當大加掃除耳雄兒胸中但憶新年之樂所云洒掃之事已拋瞥入於九霄雲外矣。

明日早起雄兒爲預備新年之景乃摘取松柏之枝以飾門楣方出門卽遇陳純一於途乃呼曰純一哥偕往林中採松柏也純一曰我不行林中黑魘魘地殊怖人也雄兒曰名爲男兒有何可怖況在白日中詎林中有狼耶卽有狼我亦何懼純一曰脫遇褚氏弟兄又來攔我雄兒曰有我在尙不足護汝純一曰我不去阿父尙須呼我也雄兒曰純一哥真有臆病然則我一人往可也雄兒遂往林中摘取松柏一大束以其賸餘分餉鄰家自念我儲蓄之金已滿拾圓於白兔之外再購何物以贈曼哥歟及歸家而曼哥已在竹籬傍飼雞以待矣。

第九章

是日距元旦兩日矣。俗名之爲小除夕。急景彫年。若歲月之催人老耳。雄兒清曉卽出門。顧是日瑞雪紛飛。大地爲之一白。曼哥家母子兩人預爲度歲計。掃除屋宇。蓋雖屬貧家。當以清潔爲第一義。況今歲多一稚子興味尤較往歲爲勝。椒酒棗饊亦當預備一二。使兒輩歡躍也。庭中積雪。曼哥爲之堆一雪羅漢。室中器具亦一一加以洗濯。曼哥之母是日乃大忙。頭裹青色之巾而衣袂亦高擻。至肘以拭窗上玻璃使通明也。

曼哥曰。阿母今日辛苦矣。雄哥一早出門不審何往。渠言歸以助母。盍少待之。母曰是也。邇來我見雄兒終日皇皇者不審何作。且自學校歸來一拋書包卽瞥如驚鴻。想又往各處閑遊。轉瞬正月例須放假。屆時遊觀不爲遲也。我非欲渠助我特恐放心難收耳。曼哥曰。我知雄哥必非嬉遊者。蓋此去必往蓬萊閣爲客攜行李耳。每放學歸來。雄哥卽別我詣此處也。

母曰。果如是乎。稚子聰明而耐勞。宜其見賞於人也。語時。母出一華箱。力拭其受鎖之銅荷葉片。光可鑑人毛髮。曼哥曰。雪亮哉。幾等明鏡也。何以兒映此中。面作長形耶。此箱中所貯之物。兒已見過。爲兒孩時之衣履。并有阿母結婚時之照片。母曰。兒何日見之。耶。時則背坐彈淚。悲不可仰。曼哥見觸母悲。乃唱歌以侑母喜。又思出種種問題。以詢阿母。藉以忘憂。俄而助母清理架上各物。一瓶一鉢。位置妥貼。最後母乃啟一衣笥。此笥中尙有一手箱。則母蓋視之極慎重者也。

憶爾時。金中尉所贈之紙幣三十圓。與夫名刺一枚。均入此手箱中。蓋母以爲此金所以備緩急。人生旦夕。不可測。況在貧家。又無隔宿之糧。一旦臥病。不能復有所事事。勢必至於斷炊。猶恃此金爲養命之源也。故藏之尤密。今既啓其衣笥。則亦一覩此小箱中物。母乃啓此箱中之抽斗。方啟未及半。不覺大呼。失聲。顏色灰白。向後而倒。嗚呼。蓋箱中空。空此三十圓不翼飛矣。

曼哥之母。此時體乃大顛。曰。盜我箱中物矣。盜我箱中物矣。曼哥亦驚曰。阿母何

言吾金被盜耶。誰知我輩。此中有紙幣而盜之。我思或遺落於外。毋試耐心靜氣。細細覓之。於是窮搜衣箚中。絕無影響。曼哥曰。得勿雄哥與我輩戲謔。故匿之耶。母曰。我令渠守家。想渠必不動我物。曼哥若知其往蓬萊閣。趣呼渠歸。我一詢之。曼哥卽行。不三十分鐘而已。抵蓬萊閣。則見雄兒方勤於所事。曼哥微帶急促聲。曰。雄哥。母趣汝歸。雄兒徐起曰。我方濯此檯布。少選卽歸也。

曼哥曰。有要事。母方立待哥歸。雄兒曰。妹請先行。我隨後卽歸。我與此間訂有條約。每日傭工有一定時間也。曼哥曰。今日遲緩不得。請哥一破其例。語時。又輕聲曰。上坐之髮蒼蒼者。卽此家之主人翁耶。渠乃視哥如雇工。不肯令輟業。半小時者。雄兒曰。受彼傭金。須盡義務。曼哥曰。臘盡冬殘。亦當予人以寬假。且吾家亦大忙。阿母今日方大掃除。殊辛苦人也。雄兒曰。然則妹來呼我。卽此事耶。曼哥曰。此亦何須急急。召兄歸。別有他事。將質諸阿兄。雄兒笑曰。今日妹似有怒容。旣如此。阿兄與汝偕行也可。

於是雄兒乃與曼哥同歸。曼哥於路上俯首疾趨，不作一語。雄兒念今日何事，曼哥似有嗔意。想家中必有所事也。及至家門，悄然無一人，滿地悉家具，混雜殊甚。第見曼哥之母斜凭葛籠掩面而泣。雄兒曰：「阿母何事煩惱？」母曰：「雄哥兒今日我家乃出奇變。當日金中尉與我一名刺，以及紙幣三十圓，我同貯此箱。汝非亦見之歟？今此金已不翼而飛。雄兒曰：「噫！金乃不見耶？」母曾細細搜尋之，歟。母曰：「傾筐倒篋而蹤跡渺然，乃疑雄哥兒或移放他處，姑喚汝歸一詢問也。」

雄兒曰：「奇哉！我眼見阿母鍵此箱，奈何無有也？」母曰：「我健忘，往往敗後不加鍵，或爲偷兒所盜，亦未可料。且名刺亦不復存，嗣後欲通信金中尉，亦無從詳其住址。」雄兒曰：「此却不妨。金中尉之住址，我有腹稿也。特此紙幣已入，無何有之鄉矣。」母泣曰：「此金以備緩急，且我若稍有儲蓄，亦當璧返。此金在理不當，輕受人惠也。況萬一再如前此之大病，則又奈何？」

雄兒曰：「事已至此，悲之何益？勸母不必過傷金錢如流水過去，還復來，是惟有加。」

一層勤勞與儉約以易之耳。蓋雄兒生性本極灑脫，且彼以勞力獲儲蓄，故視之良不甚餒氣而曼哥之母則大懊喪。曰：我鎮日以針黹洗濯，欲儲蓄至三十圓，談何容易。且汝輩身體漸發育，萬不能隨我茹素如老嫗。我亦何忍過事儉約，令汝曹憔悴也。嗣今後，惟有出門長爲人傭工而已。

雄兒曰：天不絕人以路，凡人至於路窮徑絕者，大半自棄之耳。今望阿母退一步想，設無此金，設無金中尉贈我輩，以此金又將奈何？則今日被盜譬如金中尉未贈此金，與無有此金等也。今於無可如何中，僅能作此想，況留得此身，卽爲歲歲月月貯金之機會。青山尙在，樵蘇不斷，阿母有此決心，何必病魔之相尋也。少選雄兒又曰：兒今日尙擬往蓬萊閣有所事事，少頃卽歸。母曰：雄哥兒亦太自勞苦。歲暮天寒，尙不休息耶？此番所得報酬，當購一新履，以爲新年之需。雄兒曰：此家主人亦欲兒相助爲理，我亦甘之。藉此亦不無小補也。

雄兒語已卽出履聲，囊囊漸行漸遠。曼哥之母念僅賸明日一天，歲云除矣，亦當

爲兒輩安排衣服。以萬象更新之日。小兒均有欣欣向榮之象。不能以垢敝爲人嗤也。乃由己室以至雄兒之臥室。曼哥取踏足之臺。登儿上以取雄兒之衣笥。母曰。汝身短小。宜移此儿嚮壁。曼哥曰。可。乃下移几甫一移動。忽聞抽斗中有物轉動。聲母啟視之。則中有一小箱。其內銀幣銅幣數枚。以及紙幣數葉。見之大驚。不覺失聲曰。嗟乎。始而疑。旣而怪。終乃大悲。曰。我不意此子。乃有此惡行爲。蓋曼哥之母。心中以爲紙幣三十圓之化。爲烏有。必爲雄兒所取。雄兒受人之給。乃有此惡行。此中錢物。則所用贖之者。故匿於此耳。乃曰。是余之過也。令彼一人守家。而友者亦非盡善類。然初不虞孺子之自甘暴棄。舍正路而勿由。哀哉。我自北鹽巷歸時。頗覺其情狀非昔。蓋何以不喜家居。幾終日不謀一面也。此時曼哥之母。自歎自恨。又念兒旣如此。我當日不應自任保護人之責。其何以對金中尉者。乃曰。曼哥此事如何措置。我所最敬最愛之雄兒。乃令我失望。一至於此。良足令人腐心。且汝兩人又朝夕同遊。相起居者。我將如何對付也。已而

天垂暝矣。雄兒乃匆匆歸家。入門後，悄然不聞人聲。室中又暗如墟墓。乃曰：阿母他出耶？卽點燈至己室，則見母仍憑几而坐，似蘊怒者而曼哥則垂涕於旁。雄兒茫然不解其故，曰：噫，阿母何爲者？曼哥得無病耶？二人搖首。曼哥之母乃出所獲之小箱示之，曰：雄哥兒若於何處得此金錢者？雄兒一見面乃發頰心念苦心所計畫，欲令其母女兩人喜出於望外，乃爲渠輩發我之祕密胸中，殊覺不快。曰：母於我抽斗得之耶？母曰：雄哥兒我今知人之變節，實出人於意外。我見此金寶令我心中紛裂而悲不自制也。雄兒曰：奇哉！母何爲觀此金而悲也？此蓋兒所未解矣。母曰：我亦知汝之爲此，非出本意，必爲人所愚。曾念金先生之誨人，常以光明正直爲法也。雄兒此時全身震顛，曰：嗟夫！母乎！將以母所失三十圓之鈔幣爲兒所盜取乎？母乃作此想，歟！雄兒語時，淚湧聲嘶，母見之良不忍，願以今日證據確鑿，又烏乎逃者？乃曰：取此紙幣，阿誰所教汝也？我知雄哥兒必非有此惡劣之行爲，且汝有所急需，倘告阿母，阿母寧不許汝者？奚必自取之也。

雄兒者爲多。且質之兒童。而又自好之心。勝也。今聞阿母之冤。已而血潮如沸。心念我方苦心經營。預儲此金。將博彼母女歡心。孰知乃誣我爲竊。我與阿母相處。久寧不能知我性情。我又何從辯解也。曼哥之母。此時兩淚交流。曰：雄兒。汝能自承其過歟。何乃有此惡劣之行爲。曼哥曰：母乎。我知此必非雄哥所爲。卽爲之。亦受人所給也。雄兒作嘲笑之口。吻曰：妹子。勿多言。阿母以我爲盜物之兒。不復信我爲佳子弟。則我雖有百口。亦奚從辯。且我乃賊耳。妹亦不便與我同遊。我請出此屋。語時。疾趨而出。

曼哥曰：夜深天寒。往何處行者。母亦曰：外間風雪方盛。出且凍僵。母女兩人極力阻止之。而雄兒此時憤激無已。自思己事一不之聞。僅大呼曰：嗟乎。我乃得賊名。我乃得賊名。時則風雪滿頸。雄兒亦不復顧其身上之寒冷。昂然遂行。而盧兒見主人出。亦卽飛奔隨其後也。

第十章

自雄兒負氣出門後。一家中悄然。寡歡。曼哥默默無言。而阿母亦沈沈不語。明日爲大除夕。蓬萊閣之主人。登門請見。曰。恕老朽冒昧。我乃錦衣街蓬萊閣中人也。今特有語面告夫人。母曰。敢問何也。老人曰。想夫人亦知之。在上月中旬。雄哥兒與老朽言。願在敝處助理一切。老朽遂與訂約。每日作工兩三小時。餘晷仍可入學校。然而稚子敏慧而勤勉。加以正直善良。實爲兒童中不可多見者。願昨日雄哥兒來。謂欲暫住敝處。以省每日往來。老夫固無不可。矧每日就學。亦不荒廢。故特告知夫人。

母顫聲曰。雄兒親爲君言耶。老人曰。然。并催促老夫囑告夫人。謂村長處渠自往。關照也。倘夫人應允者。則暫住敝處三四月。亦無不可。曼哥之母念雄兒性質高傲。在勢不能不許其住。老人許矧彼並未洩及昨宵之事。我亦祇能守此祕密。乃曰。雄哥兒雖頑。頑如成人。究竟尙有童心。以欲得備金故。勤勉逾恆。然尙待人爲之照拂也。老人笑曰。若言雄哥則其儉約有足令人感服者。凡所得備金悉付儲。

蓄無少浪費。當前禮拜日，渠以零錢向我，易五圓及一圓之鈔幣數枚。以如此少年而精勤儉約，有逾成人，良可寶也。曼哥之母，心念據是老人言者，則少年殊胸懷坦白，性情高潔，而我以一時之憤氣，必有使人難堪者，遂令稚子出走。然則我罪大矣，他勿具論其何以對金先生者。

蓬萊閣之主人方歸，而兔園中之吳大郎又來，手捧白兔兩雙，曰：「雄哥兒在家，未我將得白兔來也。」余以特別廉價，僅售雄哥兒以四圓。夫人能付此款，歟？母曰：「雄兒不曾與我言也。」大郎曰：「曾聞渠言，初擬不告夫人。至新年，乃奉此兔，以爲阿母壽，欲令人欣喜出於意外也。」此時母聞是語，俯首不言。曼哥則輕搵其淚，疾趨而出。母曰：「今日雄兒不在家中，此兔請大郎暫時帶歸。我有金時，或問明大郎復來購取也。」吳大郎曰：「果爾，則我乃不無損失。」雄哥選此兩雙瑩潔之兔，蓋已預定。他人幾度欲得此兔，我乃靳而不與，不意今復有此波折。然而轉瞬新年，欲覓此兔之主，顧我乃寧不大困。語已怏怏而歸。

此時曼哥之母。深悔當時錯怪是兒。乃曰。曼哥。汝試思。將以何法。得令雄哥兒回。嗔作喜。復歸吾家。來稚子性質。何倔強。乃爾而我。亦深恨。昨日言語之過於孟浪也。一日。母乃往蓬萊閣。親訪雄兒。且示負荊之意。而雄兒爲狀。殊冷淡。雖以曼哥之懇切與語。而雄兒終介介。謂男兒植身接物行爲。當極光明磊落。何可使人有一毫疑心人。而至於爲人所嫌疑。必有不足。取信於人之處。我當痛自修省也。語意至爲憤激。曼哥曰。雄哥請稍平其怒。我當爲母謝罪。第雄哥當諒我母之心。固亦深盼哥之趨於善地也。惟盼之殷。斯責之嚴。而哥乃掉首不歸。抑何不情。乃爾曼哥別雄兒歸。第覺此冷冷清清之新年。使人不耐。乃往鄰家覓小友。褚家兄弟。本不與之同遊。嬉時。僅有陳文英。健跳尙如平昔。而陳純一。則陰氣逼人。大有鬼相。曼哥歎息曰。使雄哥在此者。必導我遊於佳勝之地。卽不然。而驅馳此。裝玉琢之世界。或團坐紅窗圍此火爐。而夜話煨芋。剝栗興致。當復不淺也。曼哥長日思念其兄。而此歲首之一月。宛宛光陰。已在此想念中去。其三分之二。二休假之。

期將滿。曼哥乃日盼開學之日。以校舍一開。仍得日與雄兒相接也。然而放學歸來。則清寂不聞歡笑之聲。偶或佐母針黹而興味。既減則睡魔相尋。頭觸屏風。呼之不應矣。

一日曼哥之母。行經學校之門。乃遇校中之師。遙呼曰。若非朱夫人耶。請少止步。余有一語相告。母曰。先生何言得毋謂曼哥荒學耶。師曰。非也。乃道孫國雄事耳。夫人少暇。請入招待室。略坐。可曼哥之母既入。師曰。我聞孫國雄。向住夫人家。何以今居蓬萊閣。此良非善策。我初亦未曾留意。今見稚子學業不復如前之勤奮。微露倦怠之意。且亦時廁身於惡劣兒童之中。而呈暴亂之形狀。我不解何以令彼離於夫人之側。以致無由監督之。蓬萊閣一逆旅耳。往來既夥。人又雜。選殊非宜也。何不速引之歸。

曼哥之母愀然曰。先主之言良信。此皆我之過也。而無如我之監督。乃無復有信用之價值。先生應知我以此事痛自疚心。蓋金中尉以是兒囑付。禾亡人令扶翼。

之我亦視之如己。出試念雄兒。既少年孤露而我亦無子。藉此少彌缺陷。不意適有亡金之事。國雄儲金又先不我告。寧能不令人啟疑竇。我以期望之切。忽發現此象。斯時痛苦已極。安有好懷。然今日則已悔之無及矣。師曰。當時夫人固失於檢點。然今已追悔謝罪。國雄亦不應如此執拗。母曰。脫能令雄兒仍住我家者。無論何事均可聽命。

師曰。夫人勿慮。君雖非國雄親生之母。然顧復卵翼良費辛勤。矧國雄兩親見背。在世界中。幾不掛一絲而行。難得夫人慈惠。加以教誨。嗑拂。國雄雖幼穉。他日成人。必感夫人之德。而夫人蘊此苦心。終有宣露之日。第今者則允宜盡護持之責。蓋汝苟放棄其將。何以對金中尉耶。母曰。固也。金中尉實甚注念是兒。臨行時。尚留一名刺。上有地址。囑時時通信。又命雄兒常致書於彼。而彼亦時以書來。以溫語慰雄兒。以壯語勵雄兒。中尉固亦一熱心人也。惟其身體不佳。病魔時來。過訪想在此新年中。亦必有書來也。

師曰。果爾。則爲道良便。夫人既知中尉住址。則彼不以書來。可先以函投之。母曰。我所以欲先問雄哥兒。蓋金中尉所留之名刺。當日與此金俱不翼而飛。或雄兒記臆性強。猶能憶彼住址也。師曰。可。我明日見國雄時。當勸諭之。使來。夫人家。母曰。如是。則未亡人感且不朽。曼哥之母心稍慰。遂復歸家。心念雄兒。以如此正直之兒童。而師言近日舉動。遠不如前。良堪悲歎。萬一此子因是而墮落。則我罪滋大。又聞褚家兄弟。近日常往蓬萊閣。呼朋嘯侶。以約雄兒同遊。此亦至可憂慮之一端也。

明日課後。先生呼雄兒而告之曰。孫國雄。昨日汝養母來。吾校舍囑我勸汝歸。蓬萊閣非地也。汝宜趣歸。雄兒曰。天下有冤人以賊而尙居其家者乎。我寧妨師命不歸也。師曰。汝勿以一時之忿而忘終身之局。朱夫人愛護汝。可云倍至。雄兒曰。愛我者。奈何疑我。使我居其家。時時有防。勿爲彼人所疑。此心庸可存歟。且某雖不肖。至榮顯軍人之子也。軍人重名譽。金士荃先生非常語我乎。我奈何忽諸。

師曰。孫國雄。若言良。當人貴名譽。我亦無以易。是然。汝性質太高。慢亦非宜也。人而至於引過謝愆。則嫌疑亦且冰釋耳。抑金中尉聞汝近日之情狀。渠且何言者。恐亦未必贊成耳。雄兒聞言。面乃發赤。曰。先生試言。金先生何爲不贊成。吾事師曰。茲且不言。特我詢稚子。近日曾通信於金先生乎。雄兒曰。久不通信矣。邇來不審彼病體如何。余亦忘與之問候。師曰。休矣。稚子。金先生方病。彼固摯愛君者。而君乃淡漠忘之。然今日卽令金先生見汝行狀。恐亦未必歡喜。以汝近日舉止。乃大不如前耳。先生言訖。見雄兒頗愀然不樂。乃揮手令去。

第十一章

春寒方勒。萬卉遲葩。而雪大如掌。終夜尙未已也。大地山河一望。悉爲銀裝玉琢。之世界。峰巒野田。一似天庇。其寒與以吳棉之大被者。寒信旣催。人咸竇處而穴藏。下重帷擁爐炭。如圍籠城之中。獨曼哥家之高鄰陳巡長者。以職司所關。未能以隆寒故。蟄居不出。早起卽至。派出所便道往訪。朱夫人曰。甚哉。天氣之嚴寒也。

聞諸久居是村者謂十年來未覩隆寒如此矣。夫人亦居此鄉久信乎。近兩日曼哥尙往學校。是必需著雪靴。否則雪凍其跗。將受病也。且冷風砭骨。年弱者殆不能堪。

朱夫人曰。曼哥有兩三日未就學矣。受有感冒。畏寒不離火側。夜來又似有寒熱也。貧家小兒。女乃不禁風雪如此。陳巡長曰。小姑娘弱不禁風。且容色邇來亦甚清減也。時曼哥正斜倚薰籠。顏色微微發青。陳巡長行近其前曰。想中嚴寒得無所苦歟。曼哥曰。頭痛沈如縛鉛。曰此一種流行感冒也。加以暖利少得。酣睡卽愈矣。曼哥曰。睡則苦寂。起共阿母略有所事耳。陳巡長曰。試飲此藥。少服卽瘥耳。陳巡長乃覓藥與曼哥。曼哥滴藥入口曰。飲時咽喉微痛。或少睡當可也。

斯時曼哥乾咳甚苦。母見之良痛心。一日天尙未破曉。而窗外積雪至數尺之厚。尙飛絮漫天。無已時也。母起餘炭未燼。檢之尙露紅星。乃聚之更熾。以小薪用巨炭置其上。復燃玻璃之燈。此時種種思念。輒浮胸際。大似往來之潮過去之不幸。

現在之悲歎更迴旋於頭腦而曼哥則雙目爛爛如魚目之不瞑觀母之所爲母曰兒何不眠目爛爛何爲者天光尙早趣安眠也曼哥曰母乎我徹夜未得沉睡頭痛如剖身體燙乃似火耳

是日曼哥病乃增劇咽喉復痛不可止母雖坐於旁然亦無能爲力僅能爲之按摩撫拍而中心焦急莫可言狀愀然曰本可託鄰兒至學塾時便道至湯川延一醫生診視無如天氣奇寒學童絕跡醫者尤不易來此矧又需重酬阿母此時又無餘蓄也曼哥曰兒不需醫少選當卽愈也顧曼哥雖作如是言而病益沉頓嚙語中常呼雄哥……兔……天氣佳也……曼哥身熱如火呼吸漸促胸悶頭痛爲狀殊苦母側目視此嬌女淚痕滿面四圍寂靜但聞鐘聲憂憂似針墜於地亦聞其聲者

俄而閉然門闕忽進來一物曼哥之母大駭迴視之則雄兒之犬盧兒先搖尾而入隨後者卽雄兒也斯時母乃大喜不禁起立來握雄兒之手少年曰我今日在

學校中聞妹子病特一臨視以慰繫念語時雄兒仍不減當日親切之語曼哥之母淚珠奪眶而出曰曼哥匪特病也實且大病雄哥兒若觀彼情狀當知其沉篤也曼哥汝哥哥在此兒乎雄哥在此視汝也曼哥時方壯熱爲勢昏沉微微作點首狀。

雄兒曰阿妹病勢良篤奈何不延醫診治母曰天氣奇寒誰復能至湯川延醫者我又需看護渠未能出門一步也雄兒曰我往可也母曰不可外來風雪甚雪深且沒踝汝衣裳如此單薄必不可往雄兒曰我不畏寒我奔馳湯川者三四度矣妹病不可緩我決行母曰俟明晨雪止乃行卽汝衣服多破裂我略爲汝修繕也雄兒曰母放心我身強健不憂凍壞也我必偕此先生來者

此時雪光微霽自雲罅中漸露縞白之日光雄兒喜曰阿母不見乎天氣晴也宜趣往便時則雄兒乃穿一此間特有之雪鞋係編縲作長靴形者身被一古舊之斗蓬向曼哥之枕傍握此火燙之手卽疾趨而出曰我去我去朱夫人目送其去

不覺傾此感謝之淚不能已已。

時正午後兩點鐘也。雖微露晴意而嚴風振鬪聲隆隆不止。寒氣如弩攢人砭肌刺骨。雄兒以冒絮裹其頭頸。遂行。曼哥之母心惴惴然恐稚子不耐此寒威。脫凍殭於道。如何其可也。又目覩曼哥兩頰紅如林檎。著手於額。其燙不可留手。唇乾口渴。憂心益復。惻然恨不即日醫來。乃療吾兒之病。岑寂之中。第聞桌上小鐘之聲。遲遲吾行也。

雄兒一出門來。第見雪光照眼。風起處飛絮亂撲人面。因瑟縮。堅兜其襟而行。街衢之上。闐然無人所觸。均無有生氣矣。向者往來之通路。村人所剗闢者。今又復封沒。不可辨認。行行至折柳橋邊。卽當日與金中尉閑步休憩之處。約略可識。復向前行。疾趨如野兔。然而兩足漸僵。幾及於膝。手凍至不可握拳。行步亦顛頓。賴有盧兒。或先或後。雄兒亦藉此鼓勇也。一路又自忖。曼哥可愛。奈何忽罹病也。觀其苦悶之狀。我恨不一步卽履醫者之門。迅加診視。而曼哥得身輕熱退也。雄兒

藉此奮勵。顧頭重足輕。少年人究竟不耐此寒。此時一陣眩暈。又誤履石磴。遂踣於道旁。雪花飛撲其身。不轉瞬間。此少年如天仙之羽化矣。

湯川之老醫師俞先生者。裹厚呢之大衣。騎高大之黑馬。方詣富林巷之一病家。診病。兩壯夫提燈前導。富林巷者。與對山館相近。距此可十餘里。以主人病危。特遣兩壯夫來相迓。爲醫生者。視人性命爲重。雖大雪亦赴焉。矧此田舍家之醫生。倍極辛苦。報酬薄而事務忙。全恃此一顆之熱心。故雖溶金燦石之盛暑。與夫墮指裂膚之隆冬。不問時之早晚。不問路之遠近。義務所在。不能不往也。

今日此嚴寒之天氣。尤爲十年來所未。達格透之夫人沮之曰。外間風雪。潑天矣。昨日尙聞有人凍死於山路。若今往診視。歸必且晚。不其殆哉。醫生曰。此馬尙堅壯。足耐此寒。今日不歸。擬向對山館一宿矣。老醫生跨馬出門。幾如踏雪尋梅之詩人。乃於馬上呼曰。黑兒趣行。趣行。時光暮矣。此村周圍數十里。奈何無一醫生。足以分余勞者。教人日夕奔波。累死人也。如此大風雪路。又崎嶇不平。往則大

不。便。不。往。又。無。以。對。病。者。也。

時。則。寒。氣。更。冽。馬。忽。不。前。提。燈。之。壯。夫。忽。詫。曰。前。似。有。一。物。蠕。然。而。動。何。也。吾。輩。試。觀。來。趨。前。審。視。則。見。一。犬。跳。躍。於。雪。中。見。二。人。至。犬。則。搖。尾。嚙。衣。若。令。彼。俯。視。者。二。人。一。見。卽。呼。曰。先。生。人。也。乃。急。掃。除。此。雪。則。見。一。少。年。冰。臥。於。雪。中。此。兩。人。識。其。爲。雄。兒。乃。呼。曰。先。生。此。麗。娃。鄉。之。稚。子。孫。雄。兒。也。奈。何。凍。殭。於。此。老。醫。生。急。下。馬。按。手。於。少。年。之。胸。側。耳。聽。之。曰。尙。可。救。治。脈。未。絕。也。

卽。抱。上。其。身。包。以。濃。厚。之。毛。布。隨。手。於。大。皮。鞞。中。出。一。小。瓶。傾。藥。三。四。滴。於。少。年。之。口。又。將。其。手。足。徐。徐。搖。動。微。聞。喉。中。作。聲。如。秋。蜂。之。嚶。鳴。醫。生。曰。可。抱。置。馬。上。偕。行。也。於。是。醫。生。上。馬。兩。壯。夫。仍。提。燈。前。導。馬。徐。徐。行。盧。兒。急。隨。其。後。雄。兒。以。溫。煖。透。其。四。體。遂。漸。蘇。醒。老。醫。生。輕。喚。曰。稚。子。醒。乎。少。年。微。啟。其。眸。曰。達。格。透。俞。先。生。乎。老。醫。生。曰。然。稚。子。何。爲。以。風。雪。中。奔。走。長。途。致。演。跌。雪。之。悲。劇。幸。有。汝。忠。勇。之。犬。不。然。稚。子。早。爲。冥。界。中。人。矣。少。年。曰。敬。謝。先。生。救。援。之。恩。沒。齒。不。忘。嗚。呼。我。

盧兒何在也。老醫生曰：隨我輩馬後，顧我所欲，問稚子者，何爲雪夜走山，路獨不聞。昨日尙有人凍死於街衢乎。

雄兒曰：先生某乃孫文毅之子也。今夏以朱夫人之病，曾來延先生診治。想先生不復憶之矣。今日特又來訪先生耳。醫生曰：想又有病者耶。雄兒曰：然。其女曼哥，狂熱不退，殆將燒炙死矣。醫生曰：其他尙有所苦耶。雄兒曰：頭痛不可耐，他無所苦。曼哥不言，惟嚮火眠耳。醫生曰：近日年輕者，痧疹流行，亦一種時氣病也。雄兒曰：然。吾學校中亦有數人，曾發此疾。醫生曰：此疾最防內攻，痧粒隱而不現，則棘手矣。

語時漸及富林巷來。醫生曰：稚子於此少待，或隨我入此病家，亦可。勿復冒寒也。於是兩急足叩門，曰：趣啟戶。俞先生來也。俄而一婦人拔關出，面有淚痕，曰：主人已於一點鐘前長逝矣。先生遠道奔波，或請入室，略一取暖，馬亦喂料入此廐處。先生不卽歸者，則此間亦有下榻處也。醫生曰：無須。又回顧雄兒曰：稚子汝家去。

此不遠矣。雄兒曰：諾。此時雄兒淚交於頤，心慄慄然，恐我可愛之曼哥亦似此家之主人也。

老醫生下馬，授此騎於一壯夫，曰：吾隨稚子往診其家人之病。若以黑兒寄對山館，託其喂料。館中人識吾馬也。從者唯唯。老醫生曰：稚子行也。雄兒垂淚曰：我思吾家曼哥，或已與此間主人同入冥途去者，將奈之何？醫生曰：稚子勿悲，彼病已久，況爲老年人，逆知其病不能起也。曼哥年輕，矧一時感冒而已，必無恙也。雄兒曰：果如先生言者，感且不朽。

白雲峰山寺之鐘聲隨風自林梢遠度，蓋爲時已十二點鐘矣。遙見竹籬柴門中微漏一點之燈光，雄兒曰：先生抵吾家矣。側耳細聽，靜不聞何種聲響。少年叩戶曰：俞先生來也。速啟戶者。曼哥之母應曰：非雄哥兒歸來耶？如此風雪嚴寒，竟偕俞先生回來，則吾小曼哥有命矣。皇天不絕貧人之命，去歲賴俞先生醫治吾病，今又援吾女兒。耶醫生曰：夫人此子凍極矣，趣與取暖。若不觀其面，無人色。耶曼

哥之母感極涕零。卽抱雄兒於身入臥室。覆以厚衾。醫生曰：此子面色發青不久。病矣。宜向火爐之傍取暖。我先視小姑娘病後再診。渠也。

俞先生乃來曼哥之側。張目仰視。呼吸殊促。曰：此痧疹內攻也。急宜發現於外。不可更事。猶豫有沸湯否。并需芥子粉少許。曰：沸湯何用也。醫生曰：爲之盥其頭面及胸次。加以芥子粉。令痧疹外透也。曼哥之母以一人不能分身。乃約鄰家巡長夫人以爲之助。於是煎湯入芥子粉。以溼巾微熨曼哥頭面及四肢。不及一小時而效驗遽顯於目前。曼哥微微出聲曰：母乎。我欲眠。我欲眠。曼哥之母見其女神氣稍活動。喜極。至於誦佛。醫生取藥調而授之。曰：此藥最靈。投之不及兩小時。發汗而紅疹亦外露矣。想雄兒之疾亦必發或較重於令媛也。

斯時雄兒已擁重衾而臥。醫生趨前曰：雄哥兒如何耶。雄兒曰：頭痛而體燒。幾不可耐。醫生點首曰：我固知稚子必發此疾也。乃輕以手按其額。曰：狂熱狂熱亦痧疹也。是日老醫生卽止其家往來診視。兩兒頗露其熱心。朱夫人頗勸達格透少。

睡。醫。生。曰。我。精。神。健。旺。無。需。也。
俄。而。曉。噉。照。窗。櫺。間。醫。生。乃。呼。曼。哥。之。母。曰。試。觀。令。媛。顏。色。已。平。癒。而。呼。吸。殊。和。
緩。也。且。頭。面。與。手。紅。疹。已。現。矣。是。足。安。心。可。以。無。礙。耳。曼。哥。之。母。喜。極。曰。雄。兒。如。
何。矣。此。時。雄。兒。亦。如。曼。哥。昨。日。之。狀。面。紅。氣。促。醫。生。按。其。脈。曰。此。病。反。較。曼。哥。爲。
重。想。稚。子。居。恆。常。徒。步。雪。中。已。受。寒。氣。經。此。一。凍。病。狀。更。險。幸。而。此。子。體。素。壯。健。
尙。可。爲。力。不。然。殆。矣。醫。生。歸。後。賴。有。陳。巡。長。便。道。時。爲。之。取。藥。而。曼。哥。與。雄。兒。病。
榻。相。對。其。病。漸。有。起。色。醫。生。每。星。期。輒。來。診。視。一。二。次。命。以。一。月。後。始。許。外。出。
春。風。解。凍。花。香。鳥。語。之。光。陰。至。矣。門。外。雪。消。而。雄。兒。當。日。之。恨。怒。亦。隨。之。而。消。三。
人。遂。復。爲。和。好。如。初。母。則。盡。心。以。看。護。兩。兒。初。無。軒。輕。俞。先。生。亦。深。嘉。雄。兒。之。爲。
人。時。時。取。畫。圖。之。本。餉。彼。兄。妹。每。日。兩。口。不。出。房。門。則。相。與。講。論。古。今。母。亦。顧。而。
樂。之。蓋。病。裏。光。陰。愈。增。親。睦。也。

第十二章

某日陳巡長之妻語朱夫人曰吾家純一近日病氣愈深骨瘦如柴人復陰沉不語有時於無人處則見其喃喃若有所言見人似有所畏怖者而顏色憔悴夜來睡不寧帖均非佳兆也曼哥之母曰我久不見郎君矣渠亦於一月中未至吾家遊玩孰知其病至此然而少年人究竟易治也其母曰我亦不解其何故朱夫人曰渠亦畏怖至學校歟曰否對於學校頗熱心且肯用功歸家後時背誦書間之書防先生叱責也惟所苦者同學兒童時以渠爲戲弄彼常恨恨也

曰吾家雄兒亦戲弄若耶曰否雄哥兒與吾兒最爲親切或他人欺純一者雄哥兒輒爲將護之第我思是兒殆有心疾也曼哥之母曰奇哉如許孩子有何心疾純一之母曰言之勿告他人曰我謹誌之曰純一夢囈中時時漏言我靜聽之鬚有數語可辨曰夢中何語純一之母曰有時輒呼曰褚二郎……朱家嬸……雄哥……紙幣藏耶……可怕……名譽……二郎三郎祕密……時時作此等語我所以疑也

曼哥之母聞此。中心頗惴惴。念當日我之所冤。屈雄兒者。詎卽純一所盜取乎。然鑑於當日疑及雄兒。思想謬誤。則不敢自決矣。因曰。俟有暇時。我當探問純。渠不敢於父母前直道者。或者能告我乎。純一之母曰。果如此者。良佳。嬸能爲之解釋。便去。其胸中鬱積。則懷抱旣開。病當漸祛。刻當放學之時。不久歸矣。我將出而澣洗。嬸或一至我家。則可以密偵吾兒情狀矣。於是曼哥之母。持手編物。卽詣巡長家。以待純一之歸。無何。聞革履之聲。橐橐然。則此少年歸矣。入室掛其書鞵於壁。鞠躬爲禮曰。嬸母在此乎。曼哥之母曰。純郎。汝母出而澣洗。我在此待汝也。廚中儲有點心。足果。汝腹衣裳單乎。何乃寒。噤面無血華也。

純一曰。我不覺寒。我之顏色固如是也。母曰。曼哥。雄兒及若妹。文英。若不與之同遊。歟。純一曰。渠輩半途遇小林先生。邀往遊玉池矣。母曰。純郎。汝乃不與之偕。何也。少年俯首無語。母曰。詎胸中有不適耶。少年亦不答。曼哥之母曰。純郎。凡爲兒童時。當如春日方華。有欣榮之象。不能時時懷抱不開。一似重有憂者。純郎。近日

意氣大不如前。終日愁歎如老人。少年人何能如此。而母不嘗語汝乎。以汝阿母之愛。汝觀汝情狀。寧得不愀然也。

純一曰。兒心中有事。告母恐遭呵叱也。曼哥之母曰。純一不能告。而母請卽告我。我視他家兒。耶一如己出也。純一顏色發赤。仍俯首不語。一如未易矢諸口者。朱夫人曰。純一汝家阿母與父親。非甚嚴厲。汝耶純一點首爲狀。殊怯。曰。雖然。凡少年人苟有過失。當自白。自白則父母喜。其不欺怒亦漸解。而不聞華盛頓之軼事乎。爲兒童時。以斧斫阿父所愛之櫻樹。然而直自認過不諱。至今稱之。當知豪傑不自怙過也。若今日不言。後爲人所發現。則將何以爲情也。

少年聞言。頗局促。唇顫微帶泣聲。曰。媿汝言甚善。特我……語至此。純一泣矣。曼哥之母撫之曰。純一。汝勿泣。爲汝當奮其精神。我深信汝爲佳子弟。決不爲惡者也。朱夫人之言語。皆足以鎮純一之心。曰。純一。汝勿怖。須知媿言無一語欺汝者也。少年曰。然則媿勿告他人。歟。母曰。當堅守祕密。純一曰。倘告雄兒與曼哥。至

無妨礙。幸勿告我阿父母。曰：純郎試語之。我弗告汝阿翁也。

純一曰：某日者，非曼哥妹偕媼往北鹽巷之日乎？母曰：然也。薛姨母囑我助理針線也。純一曰：爾時僅有雄哥一人在家。三四日前，雄哥與褚二爭論。褚二曰：媼爲乞食婆。語時，純一目注曼哥之母，笑曰：無妨。後便如何？純一曰：斯時雄哥大怒曰：汝勿小覷吾養母。吾母雅有儲蓄，不如若輩之浪費。儲蓄箱中咸十圓以上之鈔幣也。其實雄哥不應作是言，乃令若輩生心。母曰：此實雄兒疏略處。純一曰：卽此一言，遂爲惡事之本。褚二郎於是存心欲入媼室矣。母曰：然則何從而知爲褚二郎所盜者？

純一曰：某星期日，雄兒不在家。我方在媼宅旁嬉戲，見褚家兄弟來，踰籬而入。自小窗中蛇伏而進。我念褚二郎是必盜竊來也。我又不肯呼喚，恐一呼喚者非褚二郎爲人所縛，卽我將飽其兄弟老拳也。我聞諸先生凡助人爲惡者，卽與己之爲惡相等。我此時中心惟有忐忑而已。母曰：厥後如何？曰：經半小時許，乃見其仍

由小窗而出。欣欣然有得色。我欲避不得。斗爲所見。渠輩顏色大變。旣而褚二郎乃脅我。使不得聲。謂脫告。媼母者將擲我於深淵。令占滅頂之凶。不語者。予以小銀圓兩枚。我良不欲取。彼人之錢。而彼乃不許。謂却之。是明明將披露其祕密也。取之則分我杯羹矣。媼乎此小銀圓。至今在吾囊中也。

語時。乃從衣囊中出紙裹之銀圓兩小枚。而純一恐怖之心。至於兩齒相擊。作聲。曼哥之母曰。純郎毋怖。我足以護汝。惟汝當詳陳其顛末。純一曰。繼乃知渠輩果得媼母儲蓄之金三十圓。每一鈔幣十圓也。褚二郎笑謂我言媼乃鈍漢。儲金却爲雄兒所悉。而雄兒亦蠢人。乃以所蓄告人。造化我輩也。又因雄哥在學校時。時訶責褚二郎。又誇其所遇之金。中尉如何獎掖。如何訓誨。大觸其忌。乃并其名刺而盜之。時則褚二郎又揚言曰。雄兒恆言金中尉厚。彼與以書翰妄言也。我何以不見金中尉與彼之書也。我聞此言。汗流浹背。念此語一出。彼實自作供狀耳。而人初不注之意。媼乎我以此心常恐懼。常避人目。一己私自忖度也。

朱夫人曰。純郎此雖非汝之爲惡。究竟汝不當受此小銀圓。或卽歸告父母。自有措置。是則汝其失計也。純一曰。我恐父母或訶斥我。是以未告。我則寧死不爲偷兒。乃爲彼人所脅制也。語時泣不能仰。朱夫人曰。然則鈔幣與名刺。今往何處者。曰。名刺已燒燬。金則不審其藏諸何所。此狡猾之褚二郎。又時時易地也。朱夫人曰。純郎。汝今日能白其事。則汝卽無罪。以後宜謹記之。不能再與此惡兒爲伴侶。且逆知其爲不正當之行爲。當歸白父母也。此言我決不告他人。汝其勿慮。純一唯唯。

時則純一之母方澣洗歸家。純一急趨前迎其母。爲母提攜澣衣之籃。爲狀殊活潑。母殊驚詫曰。今日純一何乃若另易一人者。朱夫人微笑曰。純郎與我話甚投契。又喜我所煮之點心。故今日倍覺興高也。曼哥之母歸後。念純一宜與此惡少年暫離。特不易措詞。明日乃告巡長曰。昨日我在君家。與純郎談話。蓋見邇日純郎之容。殊不佳也。巡長曰。然顏色枯悴不榮。而人亦木木。然如癡人。然何也。

曼哥之母曰。以鄙意思之。似宜遷地爲良。巡長曰。佳乎。果爾。則我當寄往南湖。吾阿妹許。特須與其母商略耳。是夜巡長與其妻相談。純一之母謂朱家嬸言。兒童於交友之道。最宜審慎。純一無果力。往往濫交。惡兒能轉地。他行不可謂非計也。以語純一。純一首肯。復經二三日。純一乃往南湖。依其姑母朱夫人。以此事告雄兒及曼哥。兩人大怒。必偵探。褚二郎之動作。以便所失之金。完璧歸趙也。

第十三章

曼哥生長鄉間。吸取清新之空氣。故軀幹易於長成。而性情至爲活潑。常與雄兒探險。出遊。其壯勇不弱於男子。初不思障礙物之爲何也。而體尤輕捷。越川登坂。攀藤附葛。有時雄兒且不及大凡兒童之生長。山中恆好爲是運動。而曼哥尤健跳。去家不遠。有地名玉池。其傍均大樹。抱可十圍。樹枝拂醮水面。曼哥常一人攀登。坐其上。或暗誦日課。或持食物食之。以爲無上之樂也。

玉池之水清澈。見底曼哥。或以果子之殼。或以麵包之屑。紛墜水面。則游魚爭噉。

食之。曼哥見之，則大喜。又常瞻眺林間之飛鳥，使曼哥而爲動物學之研究者，則此間百鳥飛鳴迴翔上下，大足供其研究。顧曼哥燉爛天真之一雛娃，僅有美之觀念與夫愛好之性質而已。

某日之晚，曼哥仍來坐此佳麗之水濱。殘霞一片，幻爲五彩，影天。曼哥據此綠蔭之中，目覩天然之美，唱此天籟之歌，意方自得，忽聞有二人相語之聲，漸行漸近。曼哥私念得無雄哥與陳文英來尋我乎？我當隱匿不爲所見，以博一笑。乃復匿於枝葉濃密之中，以偵來者。誰知非雄兒與陳文英素所馴習者，而見之，畏如蛇蝎之褚家昆仲也。

兩人攜釣竿來此樹蔭之下。時沿岸泊一小船，見兩人遽登此船，清風徐來，水波漸動。兩人乃不見曼哥之據坐。此樹枝也。但聞褚二郎呼曰：三郎，此處水淺，不見有魚。三郎曰：魚見我等影，不敢來此耳。二郎曰：妄哉，魚亦有智慧。耶人或有時避人，魚亦避人。耶吾輩不善釣，且亦不耐久坐。此明日往茅野一遊。此間有果園，吾

輩。摘。食。一。二。不。較。枯。坐。此。間。垂。釣。爲。佳。耶。

三郎曰。明日不往學校。又將爲先生所呵斥。二郎曰。無妨。此須隨機應變。託言阿父命。吾兄弟。刈此馬鈴薯。因是休業。先生亦奚能僕僕。不憚煩向吾家阿父詢問者。吾輩不能如陳純一。恇怯不自由也。三郎曰。我思陳純一。此奴殆有臆病。終日寡言笑。我恐其或洩我輩之祕密也。二郎曰。若放心。倘其饒舌洩吾事者。我倒拽其足。投此池中。當以種荷花之法處置之。

時則曼哥方據樹上。聞之戰慄。默念幸而不爲所見。脫爲彼所覩。將以處置陳純一之法處我而我其殆矣。又念我當堅坐稍一失足。我將墜入池中。也。矧天垂暝矣。彼兩人弗行者。我亦不能下如之。奈何。此時三郎若有所思。乃語二郎曰。我心中惴惴。不知所可若所得之物。藏之固乎。二郎曰。安得不固。我前日方進小屋。忽聞人聲自遠而近。則董元宰之父。親也。大聲作語。我乃謹避之。懼爲所破耳。

三郎曰。明日我輩往茅野。亦向父親索錢歟。二郎曰。父親寧肯與我。以錢而我輩。

所得之鈔幣又不能使用以一糲子而手持十圓之鈔幣且足惹人之疑而我輩尤不能持此十圓之幣以購果餌良用困難三郎曰我輩且勿往茅野明日先至仙女鎮然後再往茅野良不遲也特汝所藏之物勿爲他人所擱是安可不注意者。

二郎曰我所藏之物無有更妥於此者凡物鄭重藏之最足誨盜惟匿之暗陬爲他人不注意之地則萬無一失我之所藏在小屋中左側之壁順數第五板壁之次裏以舊巾誰復留意者寧得爲人所發也三郎曰然則我知之矣我以一人往取汝在此堅握釣竿二郎曰勿行汝不見游魚來咬餌乎三郎曰否我必往取恐此物不翼飛也二郎曰我告若以藏處其實誑也此物并不在小屋中三郎曰汝誑我我將訴諸人二郎曰汝言信耶我則撲殺汝語時卽趨前撲三郎三郎泣曰俟之我決不與汝休也二郎卽棄釣竿上岸而逃三郎持竿追其後詈其兄亦行曼哥見兩人旣去心始稍定遂徐徐由樹而下卽飛步歸家天色垂暮暝雲四合。

啟戶則燈火已上。曼哥之母方坐燈畔作縫紉之事。母曰：兒歸乎？如何不與兒偕也？以後不可歸時太晚，使娘倚閭以望，語未畢，雄兒亦歸，曰：妹子難得晚歸，今往何許？使阿母呵斥也。曼哥不言，急闔其戶，近母低聲曰：今日兒遇一極可怖事，語時又出門外，防人竊聽，再至母許，雄兒詫曰：曼哥是何爲者？曼哥顫其聲曰：母乎？我今日偵得我輩所失鈔幣之所在也。雄兒與母俱驚，詫曰：從何處偵得者？曼哥乃以頃者所聞告兩人。雄兒主張，卽以半夜往取，歸而母氏雅不欲。且天又瀟瀟作雨，謂未必今晚卽移他處，試觀褚氏兄弟明日果告假與否也。翌日雞鳴卽起，雲雀飛鳴於天空，天已快晴矣。兩人仍詣學校，午膳時雄兒歸來，謂今日褚家兄弟果缺課，謂奉阿父命將掘取馬鈴薯，休假一日也。母曰：果如曼哥所言，則其所藏之處當亦信耳。午後再入學校，歸時經褚家，見彼何作，果力於田否？

是日放學時，先生忽曰：今將往郊原散步者，疇從余也？雄兒曰：我當從。先生後生徒五六輩亦曰：我往我往。先生曰：褚家兄弟時時缺課，恐今歲之試驗未能卒業。

也。然而奉父命。力於田。穉子柳陰學種瓜。亦鄉塾所宜有事。我以今日所上之國文課。令彼自田間補課也。四點鐘時。先生乃至褚家。除雄兒外。尚有生徒五六人。見主人方在田間。呵叱傭工。不見一雙昆玉也。僅有年略長之傭保名小林者。呼曰。叔先生送二郎三郎之書本來也。謂今日以田功故。告假而不日將爲畢業試驗。請以工事之暇。補習之。先生尙竢立道旁也。褚家翁驚曰。我令此兩小子告假乎。誰出此話者。小林曰。先生言叔今日遣阿新往校中代二郎三郎告假也。褚翁笑曰。穉子誑語。假傳老夫命耳。嗚呼。讀者諸君。須知凡爲少年。當以信實爲至寶。而苟有惡德。父母亦必嚴誡之。不宜寬假。斯合於教育之真理。今褚翁聞二子之誑語。逃學而笑。良非所宜。有時或盛怒。則加以毆朴。賞罰不協於理。而二子之惡德養成矣。

已而褚翁又叱問傭役曰。汝曹知二郎三郎奚往者。曰。聞往茅野。或至仙女鎮。歸時。當在晚膳許也。褚翁曰。兒輩太跳蕩。歸後當遣之至學校。至先生處謝罪耳。先

生曰。否。兒童好嬉戲。天性也。惟年少不能專恃學校教育。家庭中不可不注意。一。二耳。時則先生復引生徒輩。至玉池散步。池面如鏡。微風拂之。作羅縠紋。而清澈。見底游魚。上下先生。乃爲學生輩講莊子濠上之書。一節。生徒均欣然默聽也。

雄兒歸告母。以褚家事。三人乃籌商。所以取還鈔幣之事。謂今晚必行。不能再遲。至明日遲則。又不翼飛矣。計畫既定。乃預備夜餐。後行。母曰。今晚歸。吾完璧。當可如望。惟此行。不能用燈火。僅可闇中摸索。雄兒汝可爲引導乎。雄兒曰。我亦不知在何許。惟約畧可得。傍小屋而行。曼哥能夜行。歟。母曰。曼哥如怖者。早睡爲便。曼哥曰。母與哥偕行者。我何怖也。在家懸懸。反不得安眠。我亦往須躡步而行。時則月黑無光。僅有疏星點點。三人躡步。而前。雄兒曰。褚家郎如此。可惡。宜披露之母。嚴詞曰。不可。我但望吾輩所失之金。得以珠還。合浦已屬幸事。褚家兄弟。固已養成惡德。然現方爲兒童之時代。尙望其改行從善。不宜暴彼。恥辱於人前。況以是且將牽及陳純。一我固許純。一以不告他人者。奈何失此信用也。俄而三人。

極力驅馳。曼哥之母言欲探尋第五板。必需燈光。乃出火柴點燈。雄兒鼓勇先行。曼哥與母自後隨之。覺此地陰森如入墟墓。而短樹鬚髻。又疑鬼魅。趁人風動。枝搖時。打人頭足。音登然。則草際瑟瑟。又恐有蛇蝎之螫人也。夜中又微聞有怪梟之聲。令人不寒而慄。將及水車棚之前。忽見有黑影一動。曼哥大怖。曰得毋褚二郎亦在是乎。語未已。忽聞有巨聲發於頂上。枝葉颯然作聲。曼哥遽抱住母。曰兒怖甚。歸乎歸乎。

雄兒膽素豪頗。不愜怯。乃以提燈四照。則有一貓頭鷹。見燈光而驚飛撲地也。無何已至小木屋中。則見窗戶脫落。蛛網塵封。乃自左壁之前。一二三四數至第五枚之板。雄兒乃以提燈近板隙。伸手其中。少選得一物。以垢污之手巾裹之。雄兒得此曰在是矣。此時大衆喜不可支。曼哥曰。雄哥速啟視此中何物。我爲若取燈。雄兒乃以燈授曼哥。徐徐啟其中。而三人之眼光悉注於此手巾。旣啓則赫然十圓之鈔幣三紙。特徵皺耳。

時則曼哥喜極。至於跳躍。雄兒及母亦微歎息。曰：慚媿完璧歸趙。三人仍將板木復舊觀。躡足而行。此時心旣大慰。路亦不覺其遙。歸後紅窗笑語歡逾。平時蓋天下事之愉快。孰有過於在無意中計獲已失之金耶。

第十四章

曼哥之母。旣得此三十圓後。爲醫生之酬金。與夫兒輩病中所需。當日告貸於人者。令償其子母。則已去其大半。所賸餘之款。預備雄兒行畢業式時。略備相當之衣服。是亦兒童所不可少也。蓬萊閣之主人許雄兒存有儲蓄之金。主人以雄兒勤懇。特加融通。其息金倍優。曼哥之母以少年方貯金之初。正宜獎其儲蓄之心。故雖在窘鄉。從不一染指及其所貯之金也。

顧金中尉乃久不通音問矣。秋冬一瞥。而過山間。歷日春氣。盎然舒於林樾之間。而薰風漸拂。時光已初夏。賁爾分秧農事大忙矣。雄兒之在學校。柔順而勤勉。先生目之爲學生之模範。同學輩亦尊敬之。朱節婦更愛之如己兒。曼哥之於雄兒。

雖同胞兄妹無以加此。雄兒以中尉郵筒絕響，以爲焦憂。謂素得金先生之愛，顧何乃悶爾金玉也。曼哥亦言得毋以我輩當日失此金時，雄哥處於嫌疑之地位。此事偶或傳入金中尉之耳，遂至不懌者。良未可測，乃促阿母致書金中尉，告以失金得金之由，又語以雄兒將畢業於學校，令彼歡心也。

褚家兄弟者，以蕩檢不學，其後益肆行暴亂之事，無何縣視學來所驗，均不及格。而品行尤下等，乃命退學。夫學校者，納人於善者也。有劣等生治療之法，奈何僅以退學兩字了其一生，然而害馬不去，必害其羣。矧在村學，更宜加以注意。此亦主持教育者不得已之處。分褚家兄弟退校後，老父乃送之嘉納學塾。嘉納學塾者，爲私家學校，創辦人某君發願救濟劣等生徒，而設厥後，褚家兄弟亦漸漸改行從善，則嘉納學塾不可謂無功也。

陳純一自洩其胸中之蘊，心中爽然，又向他地轉換。空氣歸後，僅兩三月，卽成爲一活潑之勤勉家。今於學校中復與此惡少年之兩人相遠，而兩家兒童漸卽親。

睦。又。不。久。互。相。升。級。樂。乃。融。融。一。日。曼。哥。謂。其。母。曰。母。乎。不。久。學。校。中。將。行。給。憑。禮。我。乃。無。一。襲。新。衣。服。良。不。雅。觀。嗚。呼。此。非。曼。哥。心。醉。虛。榮。蓋。是。日。同。學。中。咸。爲。種。種。之。準。備。曼。哥。以。小。女。郎。聞。彼。所。言。能。無。心。動。且。學。校。中。舉。此。卒。業。盛。典。羣。娃。咸。粲。粲。而。我。獨。閤。閤。殊。不。能。釋。然。於。心。也。

然。而。朱。節。婦。則。白。藁。礎。見。背。後。曾。未。以。錦。繡。加。體。質。素。澹。泊。安。之。已。久。矧。處。境。既。極。拮。据。膝。下。嬌。女。亦。不。加。以。華。飾。一。衣。必。取。其。耐。濯。者。歷。經。數。澣。則。雪。白。之。襦。亦。成。淺。黃。之。色。且。恆。至。縫。綴。徧。體。曼。哥。亦。知。家。貧。不。足。與。人。爭。勝。而。阿。母。長。年。碌。碌。僅。足。餬。口。安。有。閑。錢。置。新。衣。惟。若。在。平。日。曼。哥。從。不。啓。吻。今。對。於。學。校。中。之。盛。儀。而。一。似。平。素。之。家。常。便。服。得。無。於。敬。意。略。有。未。盡。歟。

又。越。數。日。爲。期。愈。近。曼。哥。復。問。阿。母。曰。至。卒。業。之。日。兒。仍。著。此。乎。母。以。無。力。爲。曼。哥。置。衣。吞。聲。飲。泣。既。又。慰。之。曰。兒。乎。汝。當。深。諒。阿。母。爲。力。甚。薄。前。爲。雄。哥。置。新。衣。數。襲。尙。私。質。我。衣。補。助。之。寧。有。餘。力。及。汝。幸。汝。平。日。志。不。在。是。矧。吾。家。寒。素。誰。不。

知者對於先生對於諸伯叔父老將此誠意恭敬在心不在衣服也曼哥本無奢望但得如鄰之陳文英者已足今得母言知無可冀則亦不復言矣

舉此卒業式之期漸近學生輩乃裝飾會場陳列成蹟品爲狀殊碌碌曼哥之母以曼哥之履已破乃偷得餘閑爲嬌兒製履忽聞有叩戶聲啓關則大奇笑迎之曰難得夫人乃履賤地殊喜出於望外也噫讀者諸君試思此珍奇之客爲誰則校長之細君攜一大錦袱中裏衣服之材料數事朱節婦不解微問曰夫人攜此何爲者得毋又以針黹事見委將無又爲公子輩添製衣履乎校長夫人笑曰不敢相煩夫人今請暫視此中何物我再詳告夫人以原委者

朱節婦點頭乃解包袱之結中又作紙裹則西湖之錦五尺配以水墨之春羅尙有飛花之衣邊織絲之韞雪白無瑕朱節婦愕然曰夫人此何爲者校長夫人笑曰夫人請坐我語汝此物乃有人以贈曼哥者我特爲之作青烏使也昨日孫國雄來謂義母待之恩義良厚知我將畢業恐佹狀爲人所嗤故爲之製新衣服色

色。整。備。且。一。一。阿。母。爲。之。縫。紵。遊。子。身。上。之。衣。咸。慈。母。手。中。之。線。古。語。不。我。欺。也。然。新。衣。稱。身。一。念。及。吾。妹。曼。哥。反。闔。然。無。章。身。之。具。則。心。有。所。未。安。乃。出。其。儲。蓄。之。金。悉。數。與。我。囑。我。向。城。中。購。取。衣。材。并。謂。再。遲。一。日。時。光。不。及。矣。

朱。節。婦。感。極。惟。有。涕。零。校。長。夫。人。曰。孫。國。雄。心。地。殊。優。厚。夫。人。當。納。之。不。可。辜。負。其。誠。意。也。朱。節。婦。頷。首。曰。諾。越。兩。日。爲。學。校。中。舉。行。畢。業。式。之。日。天。氣。清。和。太。空。無。一。片。之。雲。玉。池。如。鏡。清。澈。可。以。見。底。來。賓。續。續。如。長。流。之。水。路。人。過。者。笑。語。聲。中。雜。以。草。木。之。芳。氣。時。則。雄。兒。純。一。曼。哥。文。英。均。來。學。校。兒。童。輩。均。盛。裝。隨。其。父。母。同。行。鄉。村。之。間。真。難。逢。之。盛。舉。也。

將。舉。行。畢。業。式。之。前。校。長。呼。雄。兒。至。己。室。出。一。小。紙。裹。物。及。西。洋。式。之。一。信。封。語。之。曰。孫。國。雄。若。今。日。行。此。畢。業。式。而。金。中。尉。尙。拳。拳。於。汝。特。自。遠。道。致。書。來。喜。可。知。也。雄。兒。喜。極。而。震。急。受。取。啓。封。則。其。中。一。美。麗。之。明。信。片。繪。以。水。彩。之。花。一。面。書。曰。

親愛之紀念

金士荃奉贈

孫國雄君惠存

少年感甚。不知所措。校長曰：此足見中尉之愛汝也。雄兒曰：金中尉曷爲不與我以詳書想病體。猶未瘥也。英雄多病使人懸懸。校長曰：尙有紙裹中何物。汝可啟視之。中尉將贈汝以何品也。雄兒曰：然我乃忘却矣。於是先解其所縛之繩。次破其密封之紙。則一桐木之小箱。復啟小箱而中貯一赤皮之匣。少年不解此何物也。校長微笑。乃代啓其赤皮之小匣。示之。雄兒瞠目曰：噫！此非時錶乎。美哉錶也。殊尤物耳。中尉乃以是祝我耶。

校長曰：然也。孫國雄汝試視之。此錶中雕有羅馬字之冠詞。爲意大利人所製造。佳品也。須知中尉此饋爲至厚矣。少年揮淚感荷不已。校長曰：金中尉宅心長厚。旣極愛汝。企望汝當植身立品。勿負中尉之期望。若今鄭重將歸。以此交付汝。

義母當知此固貴品而金中尉之好意尤不可沒且勿誇示儕輩防人生妬雄兒唯唯。

既出校長室見迴廊下男女雜遝有老人扶杖以觀兒孫之成蹟者均齊集於此曼哥方懸念不審雄兒之入校長室爲何事已而見雄兒疾趨而出手捧一物曼哥急呼曰雄哥校長召兄何爲者雄兒曰今且勿言歸家後語妹也俄而鈴聲鳴處舉此莊嚴之畢業式雄兒曼哥純一文英四人之成績均及第并得優美之評論雄兒爲全級之總代表恭答祝詞蓋彼今日爲一級之冠也明日雄兒家中與陳純一家合開連合祝賀會雄兒堅握時錶之匣不肯稍一放手晚則抱而就眠也。

第十五章

某日之晚夕陽一抹映照於玉池之波似織成一段黃金之綾和風飄拂衣袂間村居佳景也朱節婦攜針滌沿行溪邊坐於樹根石上以監督曼哥與文英之遊

戲。兩女娃。跣足。時時行於淺瀨。而曼哥則若有所思。又恆瞻望村路之曲徑。呼其母曰。母乎。非有人來此歟。母曰。未見誰也。曼哥曰。今日知其必歸歟。母曰。不可必也。若以試驗太遲之故。則或暫住於錫金鎮耳。曼哥曰。我甚望其及第。勿無聊歸也。

時則曼哥仍往遊戲。顧五分鐘中。必瞻望前村。似待遠人歸者。已而紅日漸爲山峰所障。曼哥方著履。忽見雄兒與純一階歸。卽趨而走迎。文英亦來。蓋見純一面。有得意之色。而心亦稍慰也。

讀者諸君。須知教育爲立國之本。爾時吾國實業家。亦頗能注意於此。錫金鎮有製絲家劉君。設廠於都會。前年得意外之利益。不下二十餘萬圓。乃劃出五萬圓。爲獎勵教育金。此金屬於縣地方自治之範圍。而規定條件如下。

一 此金存於縣地方自治局所指定之銀行。

一 以此金所得之利息。年年分於本縣中、高等、小學、四年級、卒業生中之優。

等者其額四十人。

一 試驗委員之報酬及試驗時一切費用每年於利息中提出若干臨時定之。

一 由縣自治局委託鎮鄉自治局選出家計不豐而勤懇勉學之少年三名以至八名謂之受賞候補者。

一 候補者必以三次之競爭試驗乃爲及第高等小學二年級卒業後一次三年級卒業後一次四年級卒業後一次。

一 第一次之試驗及第者總數一百名第二次之試驗及第者總數七十名至第三次遂選定四十名。

一 第一次第二次之競爭試驗凡受驗者各與花紅一圓及第者各與二圓。

一 試驗地在錫金鎮於農事之隙適當之時期執行之。

以上種種規則均實業家補助教育而規定者以今日爲試驗之期故雄兒與純

一天未明即起。隨其先生與其他學生三名。均爲第一次之競爭試驗。陳家夫婦。聞彼少年之聲。亦倒屣而出。曰。兩人均合格耶。蓋第一次之試驗。良簡單。其試驗之成績。即於本日發表。陳巡長尤意得呼其兒。曰。純一。汝兩次徼倖矣。當自奮勉。學業。度足以相副也。

純一曰。我受試時。中心殊惴惴。惟恐不能答也。既而試驗委員一啓。吻發問。我乃對答如流水。併出先生之意外。父親不信。試問雄哥兒也。且彼試驗委員尙與雄哥作深談。朱節婦曰。彼所云何也。雄兒曰。渠探我將來之志願。我言我軍人之子也。希望入陸軍小學。異日爲國家宣力。特我無金中尉助我。其前途亦甚困難也。陳巡長夫人曰。金中尉必非愒然無意於子者。試觀饋汝時表祝汝進步。又如何。情意之懇摯也。雄兒曰。然我以是益不能忘情於金中尉。當日對山館愛我之情。狀宛然在目耳。

陳巡長曰。今當歡喜。勿作愁態。想今日就試及第之話。金中尉亦聞之而遙慰也。

適當農隙之際。我輩不須從事。力田。雄哥兒。我來示君。以一物。想汝見之。甚喜也。於是兩少年隨陳巡長行。至於柳陰之下。則見垂楊低拂。下繫一美麗之小舟。兩少年不禁咸脫口而呼曰。美哉舟乎。陳巡長曰。我輩乘此小舟而遊行。不甚適乎。語時。微笑。有得意之色。

雄兒曰。某等亦可乘此船歟。陳巡長曰。自必與。穉子。偕。雄兒曰。却從何處借得此舟。巡長曰。此余新置買之船也。惟欲於船。隔中。定造此船。價亦不貲。我亦安有餘力。以置此船。是蓋我於碧雞湖。熟識一造船師。渠知我喜弄舟。乃借對山館中之舊木材。於休暇日。利用之。以成此船。遂以贈我。此船恰可容受四五人。打槳使櫓。足供吾輩游駛。

兩少年聞之。雀躍。於是預爲種種之計畫。村居兒童。每樂爲。鳧水之遊戲。今可撐船。至於中流。以作溪水之浴。又遇佳晴。天氣可約。曼哥及文英。同乘此舟。而盧兒。則不便攜之來。此脫於無意之中。偶一跳躍。將失其平均之力也。兩少年既得此。

船遂成爲弄潮之兒。每日無事，則弄舟爲樂。或假作艨艟樓艦，或戲比諸海軍中之閉塞隊。否則兩人，或自命爲駱賓孫擇人家稀有之處，上陸擬之爲無人之島。卽於其處，斬除荆棘，支石爲竈，聚木葉而焚之，以煨馬鈴薯、鴟首芋，引爲至樂。少年人，蓋均有冒險之性質者也。

雄兒於此一星期中，已飽遊各處。迴念趁此休假之時，可爲食力之謀。桑土綢繆鳥類，且然而況於人乎？矧得此足以添置衣履，補助曼哥之家，而將來入都爲陸軍小學之試驗，尙須稍籌旅費，則孺子又何能自逸致異日，以赤手空拳向人乎？某日，雄兒乃語其義母曰：「母乎，我思趁此暇豫，畧爲儲蓄禦冬之計。」母曰：「今歲百物昂貴，貧家更難餬口。孺子本非坐食者，特此爲求學時，我雅不欲勞汝筋骨也。」雄兒曰：「否，我一出就事，旣餬己口，尙得餘貲。且今歲非豐薄田所入，但足飼雞雛而已。」故尙以往對山館，或臨川屋，爲人傭工爲便。明日，雄兒將往對山館，忽村長令人來呼，云有事須面談。雄兒遂往見村長。村長言：「今有一事，將與穉子商酌。余

有一友爲當今貴族。昨日由省垣來此。移寓於距此百餘里之來鳳村。已築別業於此。其家族共五人。上爲兩親。下爲兩女一子。其子以大病初癒。據醫者言。以轉地爲宜。且尙宜村居。得呼吸新鮮空氣也。今其家欲延一正直而健康之少年。以爲其子伴侶。登山涉水時。令其友將護之。我乃介紹穉子。足承此乏特恐於學校間。或至有所缺席耳。

雄兒曰。我本無所事事。得此良慰。至於學校之事。我固尙能自修也。村長曰。穉子自有把握。必不致荒棄前功。至於日識所無。在地皆學問也。惟慰此病後之少年。須加熨貼。此又無待余言。雄兒曰。稚子識之。我必將之以誠。凡學校之所教。金先生之所訓誨。我又奚敢忘。村長曰。雖然。汝其能離汝義母歟。此問大約自供食以外。每月酬汝以十圓也。

少年曰。佳。卽此允諾可也。村長曰。第一。此病後之少年。或卞急躁動。則汝當百計忍耐。以病後之人目之。雄兒曰。我知之。凡病後之人。須熨貼。勿魯莽。況稚子又善。

體病人也。村長曰：甚佳。然則我覆我友稚子，亦告汝。義母雄兒諾之。歸告朱節婦。曼哥雖不願其兄之行也。然無法以挽之。曼哥之母始以學業爲慮。雄兒解釋之。乃得義母之同意。於是爲旅行種種之準備。朱節婦乃爲雄兒整治衣履。大加洗濯。又添置衫袴之屬。數事作客。豪門何能催。儻作寒乞相也。此際雄兒草冠雪領。玄髮朱顏。居然一極美麗之少年矣。

雄兒又出其父親所常攜之舊皮篋。以衣服摺疊其中。以待上道。曼哥以雄兒去後。寂寂無伴侶。致減其每日之飯量。背母言曰：哥決行乎？我家自此冷靜極矣。雄兒曰：我亦不忍丟家。特男子志在四方。奚能鬱鬱居此。我卽此日不行。而不久亦將進陸軍小學。小別何礙。妹在家善事高堂。我心滋慰。曼哥曰：見其志在軍人乎？雄兒曰：然。我家固出將門也。吾阿父當日武勇之名。播於世界。我奈何不繼前武。我之志願。屬於騎兵。而他日幸爲一士官。佩長刀。服周身金線之服。妹見之亦歡喜也。

曼哥曰。爾時哥已貴人。恐不識吾母女矣。雄兒曰。寧有此理。語時。盧兒搖尾而前。雄兒曰。盧兒。我不攜之去。乞妹善視之。我去後。卽以書達妹。妹必覆我。曼哥無語。惟思向未與人通問。將如何下筆也。

時則有襲侯李國鈞者。挈其家族來居於來鳳村之翠筠別墅。乃委託此麗娃鄉之村長。覓取少年爲伴。村長乃介紹孫國雄。臨行之際。再三丁寧。謂禪子未曾與社會交接。今其發軔也。處處當加以注意。此次之試驗。合格於前途。希望甚大也。雄兒諾諾。臨行。又於學校長處告長假。并走辭蓬萊館及對山館之主人。人咸感歎。少年之志。各有所贈饋。

是日。雄兒與曼哥之母女料量一切。紅窗話別。所語皆關於雄兒出門之事。又思華族家之言語動作。未曾練習。防爲失禮。則似宜沉默爲上。然木木然成爲殭石。則此去又何爲者。又以邇日處境之窘。而作種種希望之想像。則勇氣又陡增也。一宵已過。明日清晨。雄兒右手攜一皮篋。左手攜一蝙蝠之傘。身服美麗之西服。

實一英姿秀挺之美少年也。

朱節婦自後送之曰。雄哥兒常以書來報起居也。又曰。雄哥健碩如成人。恐金中尉驟來將不識渠也。時方五月。山中天然之景色。正足以調和少年之性情。萬卉欣榮。氣象正發旺之際。雄兒一路籌思。念來鳳村與錫金鎮接壤。我前日亦曾來此。此間風景固甚秀美也。惟地多湖水。遊人多喜蕩槳中流。又多芰荷菱藕之鄉。此去正佳盛之日。幸我近日隨陳巡長習弄船之術。頗有心得。則正可一試身手也。又念彼爲貴族。得無有紈袴之習。則以驕矜凌人在所不免。然我固以病人目之。凡事均可了矣。旣而念金中尉亦貴族。何嘗有一毫貴介之氣。則我亦未免過慮矣。

雄兒一路籌思。已抵火車之站。卽匆匆上車。而汽笛一聲。車已行矣。見兩旁田舍水村。瞥眼而過。野花交綺。如織五色之錦。行半小時。遙見一片銀光。卽碧雞湖也。過碧雞湖。始見一大車站。人如潮擁。此卽錫金鎮之車站。而來鳳村距此可不及。

十里。因此間有溫泉場。遊人頗衆。大小之旅館林立。而商務亦殊繁盛。製絲家則於此設廠也。又以是間風景佳。每當夏日。觸熱避暑之客。恆萃於此間。自火車開通以來。遊客尤夥。而旅館之設備。更周至。春夏秋三季之遊客。留此。輒以數千計也。

雄兒下車後。方至火車站。見旅人雜遝。方將向人間訊。雇人力車。至來鳳村。忽有人輕拽其衣袖者。回首視之。則一白髮蒼蒼之老人也。曰：足下卽孫國雄君乎？雄兒曰：然。丈人何來也？曰：老朽卽李侯家之總管理人。我家夫人命候。郎君於此。恐君未曾來過。悵悵無所之也。雄兒曰：深感夫人之周摯。小子感謝不盡也。

第十六章

錫金鎮別墅林立。而來鳳村之翠筠別墅尤爲其冠。林野亭館各擅其勝。中有一軒四壁咸玻璃明窗。湘簾斜捲。中坐一半老佳人。綠鬢朱顏。年可三四十。惟笑時目有皺紋。顧一望而見爲優美慈善之一夫人也。夫人倚坐藤椅之上。手書閱之。

室中爐香茶熟含有靜意。惟聞風琴之聲隨風遙送。似出自西南一角之樓屋中。家具種種均屬美麗。而桌子之上則安置有書籍及寫真帖數事。又壁間徧綴以親族友朋寫真之片。小几上鋪以繡花之毯。而哥窑小瓶中娟娟名花方吐其清芬也。

向花圃之窗前坐一紳士。方展畫帖。忽掩卷曰。今日衡兒如何矣。夫人曰。昨日稍勞動。今尙安眠未起也。此紳士者。卽爲本墅之主人。年未及五十。爲狀至英毅。又問曰。得無有所苦歟。夫人曰。無他。惟神經至銳。稍有聲息。卽爾驚覺。告以爲覓小友。渠亦無所可否。不知何日能霍然起色也。侯爵曰。女兒輩奚往。夫人曰。韻珠在樓上練習風琴。婉珠與其乳母偕出。謂昨日見此處有貧困之家。擬往加以週恤也。

侯爵曰。此處繁盛之區。亦有貧困之家歟。夫人曰。侯爵眞貴人。何地無貧困者。吾家婉兒乃最喜慈善事業。脫有人向之乞施。未如彼人之願。則渠乃食不安。味睡

無寧席也。今日侯爵起身甚早。係向何處散步者。侯爵曰。本應早歸。道遇醫生。所以遲滯耳。

夫人曰。醫生何言。侯爵曰。醫生言熱病之後。神經衰弱。加以調養。必能回復。殊不足憂也。夫人曰。艱於步履。奈何。侯爵曰。醫生不云乎。以此間有溫泉場。於療病最宜。能入浴湯。伸此萎縮之筋。徐徐可以步耳。夫人曰。不知何日。再能如未病之前之健跳。并跨馬遊行也。此時夫人心中描寫。未病之前。一少年不及兩月。而骨瘦。乃同麻。稽據醫生言。則須轉地療養。乃可健康。如舊故兩親及二姊。均隨之來。此以吸新鮮空氣。并可就浴於溫泉。以李襲侯。僅有此子。珍愛乃逾珠璧也。襲侯之子。名士衡。向爲溫潤之少年。而一病以後。性氣大惡。時時發怒。無論何事。均不慊於心。然則將以何法安慰之。良未易著手也。

侯爵夫婦中心孔憂。願有人致書慰之者。其詞曰。前日來書。知士衡弟病。已漸有起色。醫生勸轉地爲良。宜也。我今有一贈物。須得一同年輩之少年。足以慰彼寂

寔庶幾病愈。必較速也。可與醫生商之云云。侯爵夫婦商之。醫生醫生亦以爲然。顧致此書者誰耶。卽此書中久不出現之金士荃中尉也。

斯時侯爵遙望窗外之陽光曰。今日此少年來乎。曾有人詣火車站往迓乎。夫人曰。我已令總管至火車站矣。想必無訛耳。侯爵曰。恐總管不識此少年。奈何。夫人曰。無妨。少年人旅行者。鮮車自南方來。總管約略可得耳。今試視士荃之信。其人年幾何矣。

李襲侯曰。此少年何再不來。前日士荃之書翰其詞云何也。夫人乃就紫檀梨花木之寫字桌前。啓抽斗出一書讀之曰。

姑母大人慈鑒。上星期因商略爲衡弟覓病後之伴侶。荃意中本有一人。足爲衡弟良伴。蓋自去年由滿洲歸。經數月後。身體良不適。因醫生之勸告。囑轉地引換空氣。尤以山居爲宜。乃養疴於白雲峰之對山館。於此得遇一少年。足解我客中岑寂。不細此少年爲孤兒。然性質純良。至可敬愛。荃固決心必保護此。

少年至於成材也。

自歸家後。老父見背。荃亦病勢愈增。呻吟牀榻。可三月。病體略痊。我母決意令
我養病於須磨之山。不欲重拂母意。乃徙居於此。顧此間苦寂。遠不如白雲峰
之愉快。因之復憶念少年。不置。少年之父亦爲一士官將門之子。尤可寶貴。且
渠亦以軍人自期。負而體格尤勇健。誠一有望之少年也。不謂於昨冬忽得一
無名之信。謂此少年有不名譽不品行之事。卽其家中失金之一節。姑母試思
當時。我得此報告後。胸中如何失望也。然我固以此保護少年之事。委託於當
地一婦人。竊謂此婦人必有書來。則事之真僞不難立辨。乃久久杳如黃鶴。因
念升級期近。遂致書於該學校之校長。由校長之手。轉贈少年。以時錶藉致拳
拳之意。又與校長以書并詞。少年之行爲。脫果有不名譽之事。則我亦中止保
護矣。乃校長書來。則盛稱爲可愛。有望之少年。以校長之誠實。想必不我欺耳。
旣而乃得其保護人某夫人之書。詳言失金得金之由。而此子之嫌疑亦且大。

白。今。荃。病。日。就。痊。可。滿。意。於。九。月。之。初。秋。高。氣。爽。重。遊。白。雲。峰。屆。時。或。先。到。貴。邸。盤。桓。數。星。期。也。我。意。必。試。驗。其。果。無。缺。憾。乃。可。放。心。然。殊。不。審。此。匿。名。之。函。何。自。來。也。果。仍。爲。篤。實。勤。勉。之。少。年。則。送。入。陸。軍。小。學。此。其。時。矣。

夫。人。各。有。所。嗜。好。世。之。徇。一。己。娛。樂。而。浪。擲。金。錢。者。有。之。矣。荃。一。身。之。所。嗜。好。在。得。英。才。而。教。育。之。耳。倘。物。色。得。一。佳。子。弟。則。忘。餐。廢。寢。實。令。我。喜。不。可。支。姑。母。脫。能。爲。我。助。者。則。請。於。冷。眼。中。察。此。少。年。之。性。質。荃。思。此。少。年。真。足。爲。表。弟。之。良。友。姑。母。試。之。便。知。惟。不。可。言。荃。介。紹。須。委。託。麗。娃。鄉。之。村。長。渠。必。以。此。少。年。進。此。少。年。性。孫。名。國。雄。今。年。纔。十。四。歲。耳。肅。此。敬。請。

慈安不一。

姑丈大人前不另函。 婉韻兩表妹及衡弟均問好。

再荃與尊府之關係。且暫緩告國雄。荃又白。

姪士荃頓首。

夫人讀畢曰。據士荃如此稱揚。則此少年之性質必優。李襲侯曰。士荃愛才。若命可感也。時隔一年而渠尙拳拳於此。則必有足以感動人者。夫人曰。我亦以爲然也。特必先告衡兒。庶不突兀。斯時夫人遂起身往鄰室。少選總管引此昂藏之少年進。李侯卽起而周旋曰。世兄一人來乎。道中辛苦。其少憩息。我甚恐我家總管不識足下。無從迎候也。

斯時李士衡以焦銳之音大呼曰。來乎。我不欲見渠。此輩田舍家兒。郎祇知搨芋剝栗。曾未一讀書研究學問。我殊不耐與之語也。雄兒在此室中聞之。語語清澈。不覺面紅過耳。因思如此當面。豈人我何堪者。瑟縮隱於總管之後。總管曰。我家公子病後。輒發躁怒。乞君時時寬宥之也。雄兒曰。我本來爲此病者之侶。寧爭閑氣耶。

已而總管乃引雄兒至樓上一室曰。以此爲足下臥房可乎。雄兒見室頗寬。廠有櫥。有桌。一切器具咸備。乃以皮鞞置椅上。總管曰。老朽暫退。君畧事安排。卽請下。

樓至我家小主人許惟望一切加以寬耐是老朽所敦囑者也雄兒曰知之於是先以冷水盥面拂拭衣上之塵靜坐啜杯茗斗覺鄉思油然而灑數行之淚又念丈夫桑弧蓬矢何乃作此兒女之態則氣爲之一壯乃於皮鞞中出半新之衣易之預備下樓往見此病少年之李士衡也

顧雄兒心常惴惴恐以村濁之狀爲所訶斥方夷猶下樓時薰見一十七八超逸絕塵之女郎自樓梯拾級而登衣妃白之衣垂烏黑之辮蓋是卽婉珠爲李襲侯之長女方自訪問貧民歸也雄兒以田舍家兒郎見之詫爲天人婉珠以慧眼矚雄兒曰君欲至吾弟士衡許乎吾弟方在病榻恐失於迓君也我請爲之介紹雄兒曰諾遂隨婉珠行以至士衡之臥室

初雄兒聞士衡之譽呼訶己爲田舍家兒未嘗一研究學問心中未免有不愉快自見婉珠之和藹迎人而感情一變及見李家郎之情狀而頃者厭惡之心均消歸無何有之鄉僅有可憐之情而已蓋見李士衡方裹一幅杏子紅綾之被而臥

其骨瘦而貌癯。令人可驚也。枕邊置一極美麗彩色畫之植物圖解。方以瘦腕翻其書。葉婉珠曰。弟今日身體較前略適乎。士衡曰。謝姊見存。身疲軟不能久坐。且婉珠乃紹介雄兒曰。父親以弟病中寂寞爲覓良友。孫君今已至矣。士衡乃略起身曰。請坐。恕我不能爲禮。雄兒亦鞠躬爲禮。士衡乃以植物圖解授其姊曰。姊識此中花名乎。婉珠曰。美麗哉。此冊也。士衡曰。惜花名強半不識耳。雄兒就渠輩手中觀之。曰。是皆秋花。七八月之間。田舍家到處亂開。若者爲玉簪。若者爲秋羅。若者爲牽牛。若者爲晚香玉。若者爲撫子。桔梗。女郎花。若者爲木蘭。石南花。雄兒滔滔不已。而士衡大奇。

蓋士衡性好植物。而苦於家中無有能知者。故恆以爲憾。今見雄兒言之娓娓。則舉向者厭惡田舍家兒。未嘗學問之念。全歸消滅。於是卽詢雄兒此屬何部何類。雄兒對答如流。士衡曰。君於山中植物知之甚悉。抑嘗入學校受此博物上之知識歟。雄兒曰。非也。我當日在白雲峰伴遊。一客客富於博物知識。長日散步於山。

中客。遂爲之一指點。我故知其部類耳。雄兒至此。又憶及當時與金中尉散步白雲峰。日集花草而爲之分類。今日覺此光景。回首猶是也。

自雄兒來。此李家大興。士衡以精神上之快樂。夫人爲其公子特製一種病人所需之手車。以一人推之而行。午後散步。輒向湖邊之公園中。行停車於樹蔭之下。鳥語花香。大足蘇此病軀。此時合家無事。亦向公園而來。襲侯手執一卷讀書。秋樹之根。夫人與女公子等。則以手編物爲消遣之計。雄兒則每日採取種種奇異之昆蟲花草。以示士衡。并一一舉其名。士衡樂此不疲。特以病後不能久勞耳。雄兒念士衡之爲人。亦殊親切有味。其往往易於躁怒者。則神經過敏之故而病爲之也。

李襲侯以僅此一公子。鍾愛逾恆。一家人咸注意於此。父則讀書與聽母講。其東西歷史之話。中外滑稽之談。婉珠又日以所見之珍聞異事。語弟而韻珠更嬌態。嘗集種種之笑話。以博其弟一啓齒也。翌日上午。醫來則言士衡病已日見痊可。

僅需調養之力而已。夫人大喜。因問此處鎮上有何遊玩之處。韵珠笑曰。兒曾於前數日往遊一次。第見鵝行鴨步之女子。以花布裹頭。時出沒於工廠耳。此間湖中風景似差勝也。

士衡曰。我懶於出遊。借書籍以消遣可耳。雄兒亦曰。我嘗見公子手不釋卷。凡好學者。恆以遊於學圃中爲快事。我自田間來。屢欲請教於君。久矣。或君以得意之處示我。或我讀君聽。有費解處。我再問君。我輩惟擇有興味之書讀之可也。士衡亟呼曰。佳佳。我自家中攜來之書不少。理化學書。歟。文學書。歟。抑各種旅行記。歟。婉姊爲我檢出之。

侯爵聞言。亦微笑曰。可。汝喜讀書。則我亦攜來不少。暇時。我尙有爲汝輩講解也。嗣後。雄兒每日讀普通學書。有不解者。輒詢士衡。士衡有不明者。更問侯爵。其所得益者。匪細。又恆讀興味濃郁之歐美旅行記。蓋雄兒之至來。鳳村也。幾如。上世界漫遊之途矣。有時當渠輩讀書時。婉韵兩姊妹。輒在旁默聽。時得慧解也。

已而士衡之病已漸漸瘳矣。可以起步林墅間。午後恆與雄兒出而散步。此時士衡之與雄兒至諧而無忤。實爲莫逆之交。二人常採集博物之材料。今翠筠別墅之屋中均爲奇異之岩石針留之蝶類與夫種種曬乾之植物所塞滿。士衡得此年相髣髴之少年漸有興奮之象。是卽醫家所謂一種精神療法也。士衡既漸快復而體量亦增。夫人則不遠山野之跋涉到處遨遊以蘇其兒。士衡之病體也。士衡體既平瘳愈以見其氣質之善良。至是亦不復見有疾言遽色。但覺其和藹近人。雄兒亦自忖以婉珠如此摯切之人何至若弟之性質迥不相侔。蓋婉珠者雖對於至貧極苦之人而仍以敬意將之。從不輕笑人也。韻珠與士衡於學藝上時起爭辯。母夫人則從旁裁判之。夫士衡與雄兒者一則爲華族之公子一則爲田舍之兒郎。似相懸隔而今爲好友。固知階級兩字之未必足以限人也。夫人以雄兒爲金士荃所十分囑託之人。故對於雄兒加以特別之注意。既見其此兒之誠懇敏妙。侯爵夫婦益爲歎賞。不置。兩少年之交情益厚。其談話無已時。

士衡者已肄業於中學。告以中學校遠。足會之愉快。試驗時之恐慌。及種種遊戲之得意。雄兒則言玉池之泐水。釣魚之樂。又恆言金中尉待遇之厚。與夫延醫跌雪之慘劇。得愛犬。盧兒之呼援。發見奇妙之盜金種種。歷史言之不已。已。又雄兒每道及金中尉。均有誠懇之意。不曰金中尉。卽曰金先生。愛敬之心。溢於言外。士衡曰。君之金中尉。我亦識之。亦且與我厚。是與我家爲親戚類也。士衡一時忘形。脫口而出。蓋忘母之戒言也。繼見母及姊。以目止之。士衡乃默然。某日。士衡與雄兒。僅兩人在一室。雄兒又談及中尉。士衡曰。君常常念及金中尉。歟。雄兒曰。念甚。自去秋一別。至今。鴻信杳然。於今春學校中行卒業式之際。中尉尙贈我以時錶。顧亦無書翰與我。亦不審其病軀若何。我思之常縈夢寐也。

士衡一時忘母之戒。曰。我實告君。足下之中尉。實與我家爲親戚。中尉自摩天嶺。負傷歸來。處處療治。於兩月前。已非復有中尉矣。……雄兒不待詞畢。顏色遽變。面青如鐵。卽自士衡之室。飛出奔入己室。掩門而泣。

第十七章

侯夫人聞雄兒嗚咽之泣聲疾趨至士衡室中曰國雄何爲而泣汝又凌之耶士衡自知其過俯首不語曰兒一時戲言方將申說而國雄不待兒詞畢卽疾趨己室恚哭矣夫人曰渠一誠實之兒童若奈何與之戲言究以何事而情急若此士衡曰今日國雄與兒談話口中不絕金中尉金中尉又言我之中尉我之金先生我聞之而生厭我故語以君之中尉亦我家之親戚在二月前已不復有金中尉矣我方將告以金中尉現已改爲金大尉而渠已如狂人之飛出我屋矣夫人顰眉曰衡兒汝實多言淘氣也可憐此孩子本有實心其於金中尉目爲至有恩意之師長汝乃以巧言哄彼安得不心中痛苦也以無意味之多言幾何不生意外之禍害也衡兒汝後宜慎之衡兒無言夫人乃登樓至雄兒室外呼曰雄哥兒啓此門者旋聞足音蹶然少年拔關而出目腫如葡萄夫人入其室卽安坐椅中曰我已呵叱士衡而來不應以多言饒舌令君無端傷感也

雄兒掩面而泣曰：非士衡君之饒舌。蓋聞金中尉已非復此世上人矣。夫人曰：穉子放心。中尉於兩月前已非復中尉。晉爲大尉矣。士衡故作驚人之語。方將續言其故而汝已先行。我已呵叱之矣。少年急拭其淚曰：夫人之言信耶。確耶。然則中尉非抱病耶。夫人曰：病固有之。雄兒曰：我今始知金先生乃與貴府爲親戚。想此間必能知其近狀。且我又如何而得與金中尉一面也。夫人曰：雄哥兒。汝之金中尉。卽我兄之子也。自去歲白雲峰歸。老父卽見背。而渠以遭此大故。萬念俱灰。病魔亦擾攪不去。已而遇一良醫。謂當日戰爭時。肩際受傷。而彈丸上有一小破片。乃著於肺。此用X光線發見者也。而尋常之醫家。輒指爲肺病。其實誤也。以某醫之手術。而病體卽快癒。於是再服軍務。而晉秩大尉。士荃近今爲年亦二十四耳而已。爲大尉。則前途正復遠。大雄哥兒。汝當知金中尉固消滅。然而金大尉又出世矣。

少年喜極而涕。少選。又曰：當日中尉臨行。以我寄養朱節母家。又預儲三十圓。以

爲不時之需。我以一時失檢。遽向學友宣布。孰知此友無行。盜取此金。并中尉之住址書於一名刺上者。亦攜之而去。厥後所失之金。雖仍返璧。而此名刺已被燬矣。屢欲上書中尉。問候起居。輒以莫從。知其邸舍而止。後以我在學校中。升級之際。中尉贈我以時錶。但一明信片。亦未以手書與我。我念金中尉之不與我書者。其怒耶。抑其病耶。不能不掛念胸中耳。夫人曰。大尉言不久當來。屆時尙擬向白雲峰一遊。穉子可與之握手也。雄兒大喜。卽日致書於義母及曼哥。謂金中尉無恙。已由中尉而晉秩大尉。且於此家有葭莩戚也。而此時侯爵夫婦亦喜氣充溢。眉宇以愛兒病體。旣癒。父母愛子之心。亦稍紓矣。士衡更似脫籠之鳥。出柙之兇。到處作健跳。韻珠之活潑。不亞於乃弟。獨婉珠則貞靜幽嫻。時時作微笑。常聞人道及金大尉。則紅漲於頰也。蓋金士荃之於李婉珠。固有特別關係者也。

旣而雄兒遂別李襲侯。仍歸麗娃鄉。夫人乃贈衣服及玩具於曼哥。贈毛絨之領巾於朱節婦。更贈一雙眼之望遠鏡於雄兒。爲之紀念。侯爵以美麗之書套入鈔。

幣二十圓與彼少年以謝其數日來與士衡爲伴之功雄兒歸來時喜氣騰躍念曼哥及義母見我歸來必大喜也歸里之日未及到家而胸中先跳躍不已至則母方於窗前裁衣而曼哥則撫此盧兒正與之戲也

雄兒乃高呼一聲曰曼哥曼哥卽釋犬疾趨而出曰雄哥歸來乎母亦放其手中之剪刀而出迎盧兒搖尾來舐主人之手似表其久別重逢之意者嗣後各訴別後之情況越數日而得金大尉將來麗娃鄉之報雄兒乃出迎之於火車站大尉以雄兒再三之懇請先抵雄兒之家爲種種別後之話已而大尉乃曰我輩今且作正論雄兒本將門之後且其志願固有軍人之望我此來所以攜國雄送往陸軍小學也朱夫人之將護雄兒可謂至厚顧我尙有一語則以曼哥之與雄兒可謂一對小偶今爲雄兒求婚於夫人想夫人亦必首肯者

朱夫人曰吾家曼哥恐不足以偶雄哥兒如不棄者以國雄之誠篤英雋未亡人又奚所不願也大尉曰果爾則大佳我爲此執柯人始則惴惴焉慮不得當今事

諧矣。雖然，惟曼哥仍宜每日至學塾歸，則有賢母以指示禮教，以慈母作先生，莫妙於此矣。我今爲雄兒代奉曼哥之月費，請先付一年爲率。語時，大尉出紙幣百圓置於桌上，笑曰：是勿再爲人所盜，宜儲之銀行中爲便。曼哥之母亦不更却敬謝而受。

大尉曰：我此來尙須料理已事。雄兒，汝所識之李婉珠女士者，與我已訂婚約。想汝亦聞之而喜也。我蓋請假爲完姻計矣。雄兒曰：信乎？此真大喜。屆時我必爲大尉一舉祝杯也。此日，大尉卽宿曼哥家。明日，偕雄兒向白雲峰散步，訪對山館之舊居，停數日以後，大尉與雄兒預備卽行。大尉乃語雄兒曰：國雄，吾輩明日行矣。此去卽爲若努力爲國之日，想汝亦具此志也。

雄兒曰：諾。我。不。忘。阿。父。之。遺。言。爲。善。良。之。生。徒。者。相。期。他。日。爲。勇。健。之。軍。人。吾。家。固。世。代。爲。軍。國。民。者。小。子。何。敢。忘。其。祖。德。也。明。日。曼。哥。以。不。忍。與。雄。兒。爲。別。也。掩。袖。而。泣。隨。母。送。大。尉。與。雄。兒。至。於。門。前。雄。兒。慰。之。曰：妹。勿。哭。我。逢。暑。假。必。歸。視。阿。

去也。母及妹也。曼哥牽母衣倚柴門而立。第見大尉與雄兒之背影。冉冉入綠陰中。